

聖徒之聲

一九八五年 二月份



聖徒之聲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份
一九八五年二月份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印行之中文官方語言雜誌，擁有旌旗，新時代及朋友等英文雜誌的文章特色。

總會會長團

甘實塞 羅慕義墨林

奧格萊戈登

十二使徒議會

彭蓀泰福 洪德豪惠

孟蓀多馬 潘培道

艾希頓馬文 麥康基布司

貝利多馬 海大衛

傅士德雅各 委士維尼爾

納爾遜羅素 鄭克司達林

顧問委員會

亞薩嘉祿 賓納嘉立斯

李喬治百啓 派拉茂雅各

教會雜誌主管

甯偉因

國際雜誌編輯委員會

編 輯：亞薩嘉祿

總 編 輯：希勒賴理

助理編輯：米基大衛

兒 童 版：利查生萊斯

設 計：鶴信瑪利

聖徒之聲編輯委員會

發 行 人：Larry Hiller

中 文 語 言：盧親敬

協 調 員

編 輯：孫筠

發行者：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香港發行中心

香港九龍彌敦道六九一號

永如大廈三樓

承印者：啟德印刷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 8 號

合明工廠大廈五樓 C 座

封面說明：

猶他州畫家朗廸斯艾爾繪於一九七九年之水彩作品。是他想像中之一八三六年俄亥俄州嘉德蘭聖殿剛建成後之面貌。由本期開始，以三期刊出教會歷史重點今日面貌之圖片。



總會會長團信息

- 1 神的孩子
羅慕義墨林會長

- 6 發掘摩門經：卷一
蘇倫生約翰博士

- 19 兒童會：向善的力量
楊雲

總會會長團信息

- 21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
興格萊戈登長老

- 25 納爾遜羅素長老：運用神聖律法
賈納馬榮

- 30 瓶子裏的榮譽
斯密克力

- 32 空難
亞非力克斯提反

- 35 今日面貌

- 41 我的探訪鄰居
基路百朗妮

兒童欄

- C-1 小玩意

- C-2 獵人
謝華阿爾瑪

- C-6 我們長大後必像父母
葛雷恩柏

- C-8 小玩意

訂閱價目：

港澳地區：

零售每本港幣五元

全年十二期港幣廿四元

亞洲地區：

空郵一年新台幣四八〇元，港幣八十六元，美金十四元

平郵一年新台幣三五〇元，港幣五十二元，美金九元

海外地區：

空郵一年新台幣六五〇元，港幣九十六元，美金十六元

平郵一年新台幣三五〇元，港幣五十二元，美金九元

版權所有 ©1985 財團法人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總會會長

PBMA0540CH

神 的 孩 子

羅慕義墨林會長
總會第一副會長



本文取自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之一篇講道。

每當想到「我是神的孩子」這首歌時，總是思潮如泉湧。

我是神的孩子，
祂差我來此地，
賜我一個世上家庭，
有親愛的雙親。
我是神的孩子，
應學習許多事，
助我明白祂的教訓，
不至為時太遲。
我是神的孩子，
有祝福等待我，
若我照祂旨意而行，
能再與祂同住。

副歌：

領我導我，與我同在，
助我行正路。
教我所有應知事，
他日與神同住。

[與我同唱，B-76。]

藍杜乃奧梅填上這些動人的歌詞時，最後一句，她用「教我所有應知事。給甘賓塞會長過目時，他建議將知改為行，然後，才能再與祂同住。」

「我是神的孩子」這個概念，並不算新。保羅在亞略巴古給雅典人的一次著名講道裏說過，我們是「(神)所生的」。(使徒行傳17：29)今日，記載於教義和聖約第七十六章的啓示裏，先知斯密約瑟說：「其上

的居民都是上帝所生的兒女。」(第24節)。

很多時，我奇怪當我們說這句直接、簡單、而且真實的「我是神的孩子」這句說話時，心裏真正想的是甚麼。我們都知道神並非我們骨肉身體之父，我們的身體是由地上父母所生。

那麼，唱「我是神的孩子」時，我們到底抱有何種思想？要答覆此問題，首先要明白主顯示給先知斯密約瑟的啓示：人類亦是靈魂；也就是說，我們有雙重身份，雙重就是兩方面的意思。一樣物體有兩方面，亦即物體由兩部份構成。每個人類的靈魂，即我們每一個人，是由兩部份，或兩種身體構成：一個靈體和一個骨肉身體。主說過：「靈和身體就是人的靈魂。」(教約88：15)故此，我們的靈體是從神而生，而非我們的身體。

在摩門經裏，我們讀到一篇有關一個還沒有得到骨肉身體的靈魂，那時的形狀和本質的描繪。在以太書裏的這份描繪，我認為是所有經文故事或真實事件中，最具戲劇性的。

回想主帶領耶銳特的兄弟和他的同胞，離開巴別塔。當他們來到海邊，主叫他們渡海。於是，他們造了八艘船，準備起程，可是船隻密不透光。結果，耶銳特的兄弟，這個在世上從沒有一個活着的人的信心能比得上他的人，懇求主給他們一點光。然而，主說：「你要我怎樣做呢？」

於是，耶銳特的兄弟從巖石中熔出了十六顆石子，拿到山上。每想到他拿着石子，獨自跑到山上的情形，

便深受感動。他要求神觸摸石子，使它們發亮，好使他能將石子放在船裏。

耶銳特的兄弟的極大信心，致令主「伸出他的手來，用他的手指將石子一顆一顆地接觸了。那障礙從耶銳特的兄弟的眼睛上被除去了；他看到了主的手指；像一個人的手指一樣，好像有肉和有血的；耶銳特的兄弟在主前倒下了，因為他已被恐懼所襲擊。

「主看到耶銳特的兄弟已倒在地下了；主對他說：『起來，你為何倒下去？』

「他對主說：『我看到了主的手指，我深怕他要責打我；因為我本來不知道主是有肉體和血的。』

「主對他說：由於你的信心你已看到了我將要取得肉體和血；從未有人帶着像你所具有的這種非常的信心到我面前來；因為要不是這樣，你便不會看到我的手指的。你還看到甚麼沒有？」

「他回答：『沒有；』」——此時耶銳特的兄弟勇氣十足——「主，求你將你自己顯給我看。」

「主對他說：『你相信我所要對你講的話嗎？』

「他回答：『相信的，主，我知道你講的是真實的，因為你是一位真理之神，不會說謊的。』

「當他講了這些話，主就將自己顯給他看了，並且說：『由於你知道這些事，你已從那墮落中被救贖了；因此你已被帶回到我的面前了；所以我要將自己顯給你看。』

「看啊，我就是在世界奠基時就



已準備好要救贖我人民的那位。」

這件事在馬利亞於伯利恒城生下基督前二千年，已發生了。那時，主與耶穎特的兄弟一同站在那山上，祂說：「看啊，我就是耶穌基督……藉着我全人類都要得到光，那些將相信我名的人必得永恒的光；他們要成為我的子女。」

「我從未將我自己顯示於我所創造的人，因為從未有人像你這樣的相信我。」

跟着是一幅用文字構成的圖畫，告訴我們靈體是怎樣的：「你看到了你是照着我自己的形像而被創造的嗎？」

主要這位偉大的先知注意一件事實，就是祂的靈——耶穌基督沒有肉體的靈——是與耶穎特的兄弟的形像一樣。「你看到了你是照着我自己的形像而被創造的嗎？是的，甚至所有的人在最初照着我自己的形像而被創造的。」

「這個你現在所看到的身體，是我的靈的身體；我照着我的靈的身體創造了人；我在靈體中你看我是怎樣，我在肉體中我的人民看我也必怎樣。」（以太書2：25；3：1—16）

這事件所顯示的其中一項偉大的真理，就是使我們清楚知道我們在前生，作為神的屬靈兒女時是怎樣的。在未進入這個世界以前，我們每人是一個獨立，分開的人，有自由選擇權，形態和名字。

亞伯拉罕敍述他所得到的異象，對我們作為神的兒女的事情，附加了

好些奇妙的資料。

「這樣，主曾顯示給我，亞伯拉罕，在世界被組織以前便被組織起來的衆靈質；在所有這些當中有很多是高貴而偉大的靈質。」

「神看見這些靈魂都是好的，祂站在他們當中，祂說：我要把這些造成我的統治者。」

你和我都曾在那裏；所有我們父神屬靈的兒女，被選派來到世上獲得生命的，都曾在那裏。

「在他們當中（那些靈中的一個）站立着一位像神者（那位當然是救主），對與其同在的那些說：我們要下去，因為那裡有空間，並且我們要用這些物質，我們要造一個這些靈（神的屬靈兒女）可以居住在其上的大地；

「（讓我們給他們一點考驗）並且我們將藉此驗證他們，看他們是否將做主，他們的神，將吩咐他們的一切事；

「那些保有他們的第一地位的（即我們當時的靈魂時候）將被加上去；那些沒有保有他們的第一地位的將不能擁有與那些保有第一地位的在同一國度的榮耀；那些保有他們的第二地位的（即我們現在的俗世）將永遠遠擁有加在他們頭上的榮耀。」（亞伯拉罕書3：22—26）

由這幾節經文，我們知道來到世上是有目的的，是要接受驗證，考驗，看看我們會否做主要我們做的事。

誕生在世上為人，我們的靈——亦即神的兒女——進入我們的身體，

成為我們俗世父母的兒女。在死亡時，身體與靈分開。死亡就祇是這樣：身體和靈分開。身體歸於塵土，靈返回靈的世界。

復活時，靈再次進入身體，我們再次有靈和體，永不分開。「從死裏復活是靈魂的救贖。」（教義88：16）

也從這些經文，我們學習到，作為神的兒女，我們的存在是有三個層面的。亞伯拉罕稱之為「地位」：「我們有前生的情況，就是作為神的兒女的時候；也有在這世上的生命，就是現在經歷的俗世；將來，藉復活我們的靈與體再次複合，進入一種不朽的狀態。」

回想亞伯拉罕所說的，在前生，主曾答應：「那些保有他們的第一地位的將被加上去；……那些保有他們的第二地位的將永遠遠擁有加在他們頭上的榮耀。」（亞伯拉罕書3：26）

能夠來到這俗世，證明了我們曾保有我們的第一地位，而接受我們的身體，就是被加上去了。藉福音的教導，我們更進一步知道，應該怎樣保有這第二地位，才可得到將要來的生命，就是第三地位，使我們「將永遠遠擁有加在（我）們頭上的榮耀。」

除了屬於本教會之教友外，這世上沒有人知道這偉大的永恒真理——我們是誰。我們可真幸運！能夠知道自己是誰，從那裏來，為甚麼在這裏，和將要到那裏去。而最重要的，是我們知道怎樣能去到我們渴望去到的地方。我們多幸運，能夠在世上時便

復活時，靈魂再次進入身體
，我們每人再成為活的靈。

知道，我們的行為具有如此重要的影響力。

更可喜的是，我們已接獲很多關於我們將會變成怎樣的真理。從太初，神已顯示福音給亞當，在每個福音期，祂都不斷顯示福音。

亞當獲得福音，並教導他的後裔。我們知道撒但來到亞當的後裔中間。撒但說：「不要相信這事；於是（大部份的人）他們就不相信這事。」
(摩西書5:13)

我們知道從亞當到洪水時期，以諾培養了整城的人民。他們知道和接受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由於他們正義，使整個以諾城被帶離地上；而世上叛逆的國家，仍舊沉湎在邪惡，嗜血的行徑和戰爭中。

我們知道挪亞瞭解福音，從以諾到挪亞期間的先知，亦同樣教導福音。人們一直拒絕福音，直至主降下豪雨洪水氾濫，洗淨地上的邪惡，給其以後來到的靈，有一個新的開始。

我們讀過亞伯拉罕和其後正義的人，及耶穌基督的傳道服務。祂在「全盛時代」(教約20:26)來到，教導福音，作了最大的犧牲，帶來復活，滌淨我們的罪的方法，而條件便是要我們悔改和生活正義。

我們讀過耶銳特人和尼腓人。

我們都知道現在在生活於最後的福音期，教主會再來臨，將大地從不義中滌淨。

我們讀過有三種榮耀：有三種不朽的靈在復活中起來——高級、中級、和低級榮耀。

講到復活，主這樣對先知斯密約瑟說：

「現在，我實在對你們說，藉着為你們作成的救贖（是基督的贖罪），才帶來從死裏復活。

「從死裏復活是靈魂的救贖。

「靈魂的救贖是藉着那強化一切事物的祂（耶穌基督）而來，在祂的胸懷中已經頒佈地上的貧窮而溫柔的人繼承大地。

「所以，大地必須從所有的不義中被聖化，好為高級榮耀作準備；」

此為大地之安排，此地不單為我們現在腐朽的生命而設，也是以後值得承繼高級榮耀的人的居所。

「因為在大地已完成其創造的目的後（指此地為世人的居所），大地要被獎賞以榮耀，甚至以父神的同在。」

「那些屬於高級國度的身體，才可以永遠擁有大地；因為大地是為這個意向而被製作和創造的，而他們是為了這個意向而被聖化的。」

「那些沒有藉着我所賜給你們的律法，即基督的律法，而被聖化的人們，祇能承受另外一個國度，即中級國度或低級國度。」

「因為那不能承擔高級國度律法的人（即耶穌基督的福音），不能承擔高級榮耀。」

「並且都不能承擔中級國度律法的人不能承擔中級榮耀。」

「那不能承擔低級國度律法的人，不能承擔低級榮耀；所以他不適合於榮耀的國度。所以他要承擔，一個非榮耀國度的國度。」

主教導先知斯密約瑟，關於我們是誰，及我們將來會是怎樣：

「那些屬於高級靈的人們要承受同樣的自然身體；即你們要接受你們的身體，並且你們的榮耀（毫無疑問，復活一定會發生；凡獲得骨肉身體的，都會復活。問題是榮耀的程度）就是那使你們身體強化的榮耀。」

「你們被部分高級榮耀強化的人們，那時要承受同樣的榮耀，甚至豐滿的。」

「那些被部份中級榮耀強化的人們，那時要承受同樣的榮耀，甚至豐滿的。」

「同樣的那些被部分低級榮耀強化的人們，那時要承受同樣的榮耀，甚至豐滿的。」(教約88:14-31)

我們的父，我們的救主和太初以來正義的人住的地方叫高級國度。作為末世聖徒，我們知道要獲得超昇，在高級國度得到永生，便要遵守耶穌基督福音裏的原則和教儀，包括誠實、正直、純潔和正義。我們要避開每一種在思想和行為上的污穢。

要想切地祈禱，好使在日常生活裏，能夠得天上的父的幫助。

要是我們真的對我們是神的兒女這件事實有興趣，我們便會生活得像一個神的兒女，和像一個尋求成為父的繼承者，將來承受父已為那些保有第二地位的人儲存的一切祝福。

我希望我們更深切瞭解作為一個神的孩子的意義，我們的潛力，和在世上如何生活，才能賺得那些偉大的祝福。

讓我們都以知道我們是誰及已作為神的孩子，這些知識而生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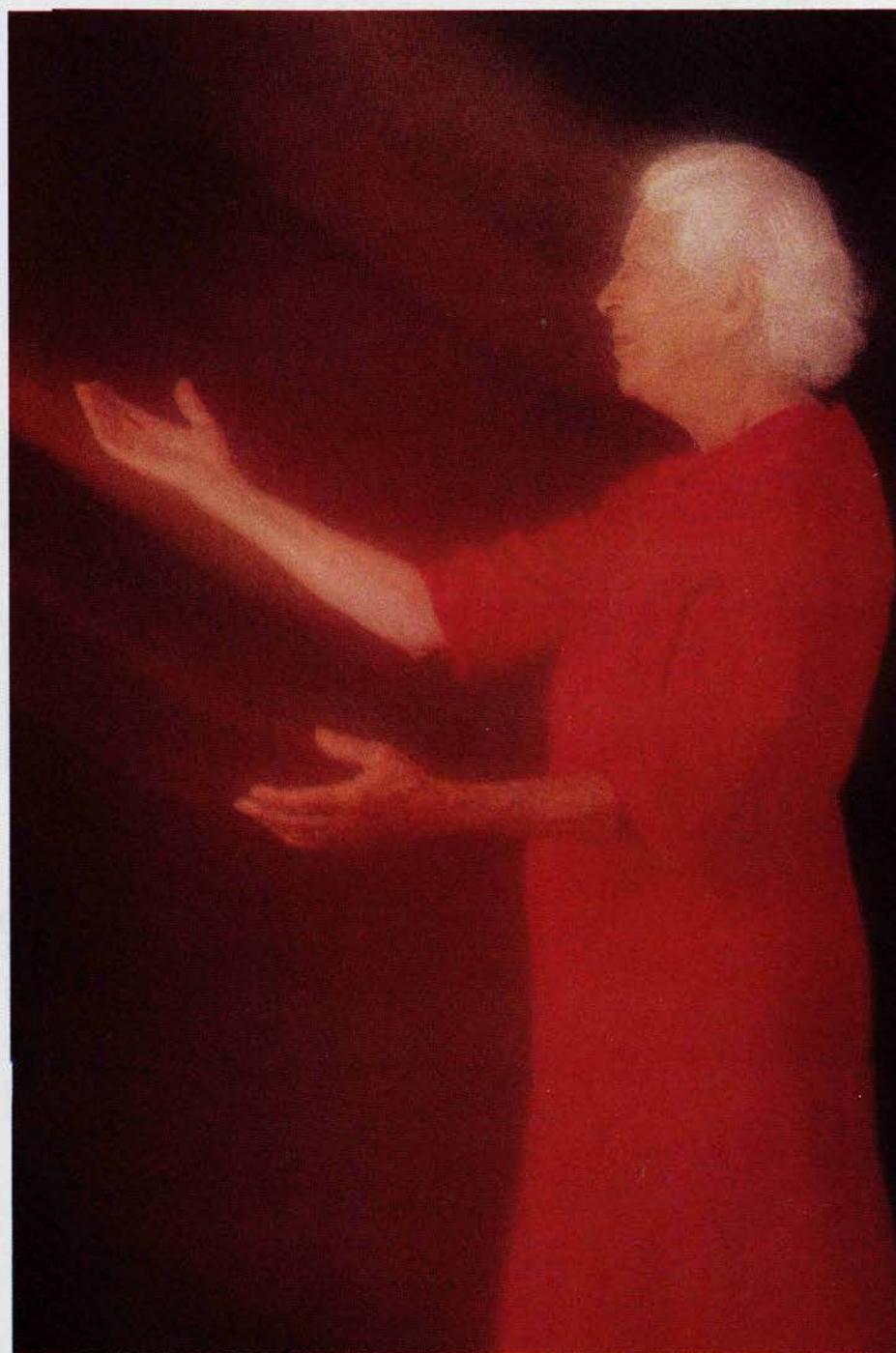
給家庭教導教師的建議

一些要強調的要點。你可能希望在你的家庭教導探訪中，提出這幾個要點：

1. 我們腐朽的身體是地上父母所出，我們的靈是天父所出。「靈和身體就是人的靈魂。」（教約88：15）
2. 在前生，作為神屬靈的兒女，我們是個別的人，有自由選擇權和名字。
3. 我們來到世上要接受驗證，考驗，和看看我們能否做神要我們做的事。
4. 死亡時，靈與身體分開。身體歸於塵土，靈返回靈的世界。
5. 復活時，靈再次進入身體，我們再次有靈和體，身體與靈不再分開。
6. 我們要生活得像一個神的兒女，和像一個尋求承受父一切的人。

討論幫助

1. 講述你作為一個神的孩子的個人感受和經驗。請家庭成員分享他們的感受。
2. 本文裏有沒有經文章節或引文，可供這家庭大聲頌讀和討論的？
3. 這次討論在探訪之前先與該家長談及一下才進行是否較為好些？定額組領袖或主教有沒有一些信息給予該家庭？





發掘摩門經：卷一

我們對古代美洲及其經文之改觀

蘇倫生約翰博士

前言

過去數十年來，對美洲之考古、地質、文化、語言之專業研究，為摩門經之讀者和信徒提供了豐富及極具趣味性的資料。此等資料對本書早期的學者而言，可說是意想不到的。今天，有關摩門經的特別研究之質與量，既深且廣，沒有一個人可單獨兼顧這門學術的每一方面。

誠然，過去五十年來，上數代人們對哥倫布前的美洲文化之大部份見解，已被認為過時了。研究古代文化之科學，已有了重大的變化。直至本世紀之最初數十年，人們仍以為科學就是尋找永恒無誤之真理。今日，科學家和哲學家均承認這門企業需要經常重新調整裏面的理論和資料。普伯卡爾認為科學是「暫時的永恒」；此點已廣為人所接受。因此，雖然現時比半世紀前，有多上一千倍關於早期美洲的資料，然而，科學家已不再在新世界未被發現之前的事情上，堅持己見。

末世聖徒對摩門經的一些概念亦有所改變。但是，我們對古代先知，從尼腓到摩羅乃，所教導的救恩原則的信心，則未有任何變更；就算有，都祇是增加了經文作為古代文件來研究時，一個謹慎的學生會發覺到我們所現有的，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從卓文威爾斯，聶伯里許，施百里薛尼開始，從事研究工作的末世聖徒，人數日多，自四十年代末期便開始搜集這方面的資料。這個觀念上的改變——洞察到有新的可能——以韋殊約翰約在十五年前的發現最具代表性。在近東有一種文學形體叫交錯配列形式；自一八三〇年摩門經第一次出版以

來，此種文體一直混在其中；經歷一百四十年來而不為人知曉。近年，其他學者在摩門經裏，發現很多意想不到的史實，模式，和應用事宜，都是在早些日子裏被忽略了的。

很多末世聖徒沒法知道那些新近的研究如何改變我們對摩門經，這份古代文件的瞭解，甚至不曉得那些可以支持摩門經的驚人新發現，這些發現都是拜先進的科技所賜。本文及其後之一文，都以明顯的例子，指出末世聖徒學者，如何從新的理論和對過去的發現，改變對摩門經的看法。

摩門經考古學一直以來都是末世聖徒所喜愛研究的，已成為嗜好。至少，在任何時間有關這方面的課程講座，都能吸引不少的聽眾。可惜，有些作者和講師在這方面，沒有全面的認識；而偶然對這題目下評語或批評教會者。

這題目並非關乎個人之意向，信念，或見證，而是屬於學術性的。將摩門經與考古的發現和有關科目作比較，是一項學術及智能上的活動。一個人，無論是末世聖徒與否，要研究這門學科的話，便得依從管治此學科之規條。

先決條件是斷定摩門經的本質，和那部分是適合與學術發現作一比較；接着要斷定的是考古學家和其他學者究竟知道了甚麼，和有那些事情限制了他們的知識。這兩方面都應經過慎重的考慮，才能正確地下結論，或作最簡單的結論。





有些末世聖徒作者和學者都有同一問題，就是將摩門經裏的真正內容，與對此書習慣上的解釋混淆了。例如常常聽到有關摩門經的一句話，說此書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歷史」。此語包含了一些未經詳細分析的假設——經文照一般而言是歷史——有系統，有次序的，將一個國家或地區過往的主要事件列出；「那些」美洲印第安人是一個獨特的民族；而在經文裏五百多頁中所包含的歷史和文化資料，已講述了這西半球的所有歷史。由於這些輕率的假設，批評者便作同樣的回應，他並非批評古書的內容，而是作假設矣。

結果就是一大堆關於摩門經的資料，混雜了毫不相關的所謂「證據」，不可靠的邏輯，及矛盾的結論。末世聖徒所作的許多比較，無論在經文分析及考古資料上，都有不足。但另一方面，好些職業性的考古學家嘗試作這方面的比較時，亦在兩方面被誤解：①他們不熟悉摩門經本身——裏面所敍述及沒有提及的事——；及②他們沒有詳細考慮從古代美洲的正確時期及最接近的地區，所得到的考古學資料，將其放在古代美洲適當的時間框子和地點框子裏。事實上，祇在幾年前，才開始有充足的研究工作，將所有的事件和特式，都放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的框子裏，構成可幅可靠，可信的圖畫。

作為研讀摩門經的學生，要經常有最新的資料，才能擴闊在這方面的

思考能力。羅拔士百翰是當時教會中一位最傑出的知識份子，他的一些著作是很好的例子。他其中一些作品，大部份在一九二二年完成，其中他嘗試將摩門經與一本有一百年歷史的傳奇小說——希伯來人的觀感作比較。這是一個在新英倫的牧師，名史密伊丹所寫的。有人批評先知斯密約瑟是以史密伊丹的書為藍本。於是，羅拔士長老一併審閱該書及當時說及早期美洲人和文化的文學作品，並將它們與摩門經作一比較。很不幸，當時公認為古代美洲文化的真實事情，證明是基於不完全，甚至是錯誤的資料。例如，羅拔士長老在他的研究中採用了當時一般人認為的意見，就是摩門經是整個西半球的歷史。但現在這意見從兩方面來看（適當的學術資料上的知識，和摩門經技術方面的分析），證明羅拔士對摩門經的一些假設是錯誤的。

在考古學家和摩門經的芸芸評語當中，有兩句廣被傳播的說話也受到同樣的條件限制。（這兩句說話是約在十年前從已故的胡卓羅拔的書，和柯米高的文章而來，這兩位出色的學者對摩門經的反應都是基於這欠妥的假設。這假設就是摩門經是講述整個新世界印第安人的事跡。這兩位學者的結論，與一些末世聖徒的說法，一樣謬誤。

很明顯，要是將摩門經以一份古卷，與其他外在的資料比較，那麼，所得的事實一定要來自適當的時間和



墨西哥瓦哈卡的亞爾班山的廢墟圖片，顯示出考古工作的成果。在照片前景的建築物可追溯至基督的時代。裏面有觀察天象的通道，與太陽及月亮的重要位置成一直線；傳說這是一座氣象臺；但其真正用途仍是一個謎。（圖：克里斯汀生傑姆斯）

此圖指出正確的考古學辨證的程序；在瓜地馬拉和墨西哥邊境一處倒塌的墳墓，遍地碎片。



可將碎片化零為整，將物件復完，像這個從一處倒塌的墳墓見另一圖找到的雕像器皿。

地點。例如，要解釋保羅的書信的當時環境，但卻將它們當作是來自巴比倫他們為奴之地來處理；這樣的比較是徒勞無功的。當將摩門經與考古學家對它在古代美洲的歷史地位上的認識作比較，則我們也要盡一己之所能，將時間和地點弄清楚。

尼腓人和耶銳特人的土地

有讀者認為摩門經未能提供足夠的地理形勢的資料。事實上，書內有無數的句子都是與地理有關的。祇要細心留意這些參考資料，加上適當的推理，便不難發現此書在這方面，確實提供了有系統而豐富的事實。

礙於篇幅關係，未能在此詳述其地理形勢。但是，在過去四十年來，研究這方面的學生曾作深入的探討，基本上都有相同的結論：①尼腓人和耶銳特人的抄寫員所紀錄的事情，很明顯，祇限於在新世界這塊「應許地」的某處地方；②現在，暫知在西半球祇有一處地方，似乎最符合書內描述之情景。

這兩點是很重要的。長久以來，很少人覺得將摩門經的發生地點設置在整個南北美洲有任何困難。地勢很明顯——一片大陸在北面，一片大陸在南面，中間是一狹地。可是，最後當有新資料出現時，接受這個有關摩門經地形的觀念便變得困難了。例如，在二十世紀初葉，研究指出，在新世界被歐洲人發現之前，那裏的人已



三本被發現的馬雅人書籍的其中之一——德累斯頓手抄本。

曾使用多至一千五百種語言。關於語言的定形和改變的新知識，使我們難以斷定這千多種語言，都是從希伯來文來的；而我們都認為此種語言是尼腓人和拉曼人的語言。考古學亦發現了使人驚異的不同文化，加強了一項觀念，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種族，曾在美洲大陸居住。

早在本世紀初，幾位末世聖徒開始仔細研究摩門經在這方面的顯示。發現書中好些地方指出耶銳特人和尼腓人發生歷史事件的地方，比他們先前預測的更狹小。然後，在一九三九年，華斯本根據書內之句子出版了一冊摩門經的詳細地理分析，及指出這些句子的連貫性。自他們的作品，摩門經地理初步研究出版後，經文的分析再在摩門經書內的句子中發現更多的資料，顯示出發生事件的地方，可能範圍祇是幾百公里，而非幾千公里。

有一處地方似乎最符合每一方面，就是美洲中部。美洲文化的研究人員採用這名字，來稱呼墨西哥的中部和南部，與及中美洲的北部，這些地方是西半球古代文化發展至昇華的地區。例如，經文說到尼腓人和耶銳特人，都有悠久的書寫紀錄傳統。在美洲中部，有超過十種以上的書寫系統。據現有的證明，其中一些可追溯至主前一千年之久。但是，我們至現在

經文說到尼腓人和耶銳特人，都有悠久的書寫紀錄傳統。在美洲中部，有超過十種以上的書寫系統。據現有的證明，有些可回至主前一千年開始。但是，現在還沒有可靠的證據，證明十六世紀，歐洲人未到前，已有一種原本的書寫系統，和存書的傳統。

有關經文中，提出的其他「問題」，就會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因此，讓我們集中在使用現有的美洲中部的文化和地理的重要資料上，去研究摩門經。

紀錄的本質

另一點關於摩門經的新概念，是這些歷史中字句的意思，並非像我們今天所解釋的意思。它也不是某地區的敍事紀錄，而像舊約聖經一樣，主要在主的靈感下，由先知寫下的家庭紀錄。因此摩門經在重點上與「家系歷史」相同。這類文件所特別提供的資料，主要是關於這組人的起源，為甚麼被神揀選，對其民族命運具影響的重要事件，其權力體系的憲章，與其他民族的關係。一個家族用這典型方法紀錄歷史，用意是畫分其邊界，加強其權力，穩固其社會組織，也許是向自己族人澄清他們是誰。

大多數關於古代文化和種族的歷史文件，不論是口述或筆錄，都屬此類。這些紀錄並非完整及有系統地講述在一個地區「所發生的事」。當然，一個家系可能不會在一處地方有完全的統治權（像亞伯拉罕時一樣）。他們通常是社會的一部份，與相等的民族在一個正式的國家內或外共處。而這國家的歷史才被大部份人認為是

考古學有其內在的限制。基於有限和含糊的發現，致令考古學家祇能以常理來推斷。普遍來說，我們對古代生活都是不大清楚。原因就是很難從陶器碎片，石塊碎片，已倒塌的牆，來斷定古代的信仰，社會組織和人們的感受。在任何時候，都祇能發現留在地上一小部份證物，更不斷有驚人的發現，知道在古代已有和沒有的事物。

正式的歷史主題。
例如，在舊約聖經時代，教長時期的紀錄便是來自某一家系的紀錄；它主要包括了該家系的重要歷史事件，和其領袖從神那裏得到的偉大真理。它直到亞伯拉罕離開米所波大米北部，進入迦南地，然後到埃及——他的家庭與其他的民族有極密切的聯繫，祇是它們都沒有被記載在書上。吾珥，羅得，亞比米勒，娥摩拉，「五王」，和麥基沈德都是一掠而過，但他們是整個歷史中，重要的一環，就像舞台上的佈景，幫助觀眾明白以色列怎樣和為甚麼會得到應許地。

尼腓人和耶銳特人的文件都有此特色。尼腓家系最後一位紀錄員摩羅乃，在寫完紀錄後將其埋藏，並非因為在他身邊再沒有歷史發生（見摩門書8：1—9；摩羅乃書1：1—2）而是那些都不屬於他的人民的事件。（當然，還有其他更重要的理由，要完成和密封那些紀錄。見摩羅乃書1：4；卷首頁）因此，為甚麼摩門的節略記錄裏省略了柴雷罕拉地的人，或我們稱之為繆萊克人，雖然他們的人數比尼腓人多的原因便明顯。（見摩賽亞書25：2—3）以太亦不曾為篡奪權位的統治者刻意着筆，這些統治者可能來自一個敵對的家族，他們令以太的祖先身陷囹圄，不能登上

皇位。事實上，在以太書裏甚至沒有提到他們的名字。（見以太書10：30—31；11：17—19）對耶銳特人來說，這些名字是無關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這些古代美洲紀錄的主題，都是關於保全這些紀錄的主要家族的命運。其他的民族也間有提及，但都是用作陪襯，像戲劇的佈景。甚至幾百年的歷史也被一筆掠過，因為期間發生的事，被認為未能左右尼腓人或耶銳特人的命運。

考古學的限制

因此，摩門經並非以現代的意識敍述國與國間之事。裏面祇着重統治權力線，而這點在考古學上是幾乎察覺不到的。這便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埃及銅器時代著名的許克所斯王朝或備受討論的千年前墨西哥托爾泰克統治者，都祇是在理論上，與那些廢墟有關連。根據考古學，語言學的本質，和現有的關於美洲中部的歷史資料，是很難去辨別某一組人，例如，有關尼腓家系，亦不暇去論辨某一人。這問題是研究任何古代文化時，都會產生的。一些專家仍在爭論，在約書亞時代，或更早的時候，在耶利哥附近侵略以色列者是誰。在約但河畔，沒有任何紀念碑說「以色列人曾在此通過。」；在埃及，也沒有任何標誌

從瓜地馬拉南部的高山出土的武器，石鏈子和矛，已重新復原；差不多可以肯定它們在摩門經時期已存在。



一九八五年二月份

，可指出那一處是歌珊地。因此，我們被迫找尋那些與經文中所說的相似的傳統或地方模式。

然而，解釋（例如：「在這層面找到的新式陶製罐子一定是希伯來人入境時，帶進來的」）並非單從事實便可得到。學者們研究一宗個案，作一建議，認為所得的人工製品，與一份文件，或一種傳統吻合。當然亦有學者不順服。事實上，他們可能極其苛刻地批評這些假設。普普爾維（P Popol Uuh）是瓜地馬拉高地的一個家系，其歷史曾講述一小撮戰士的入侵。那些戰士有墨西哥文化形式，約在六百年前，來到統治他們。紐西蘭毛里族人認為他們是一小撮從波里尼西亞中部，划獨木舟而來的人的後裔。一些勉強可作證明的資料可用來支持這兩項傳說；然而，證據是充滿疑問的。此類問題常在學者之間，引起爭執。

假如我們真能找到摩門經裏關於尼腓地之古代生活，與美洲中部最近的研究發現之間有一連串主要的相同處，那麼，我們便很可能與那些研究非經文之歷史人物，同一陣線了，而這陣線就是可能。

可能可否是摩門經內容與遺跡之間可被接受連繫？當然可以。一些出色的考古學家早已利用這連繫來把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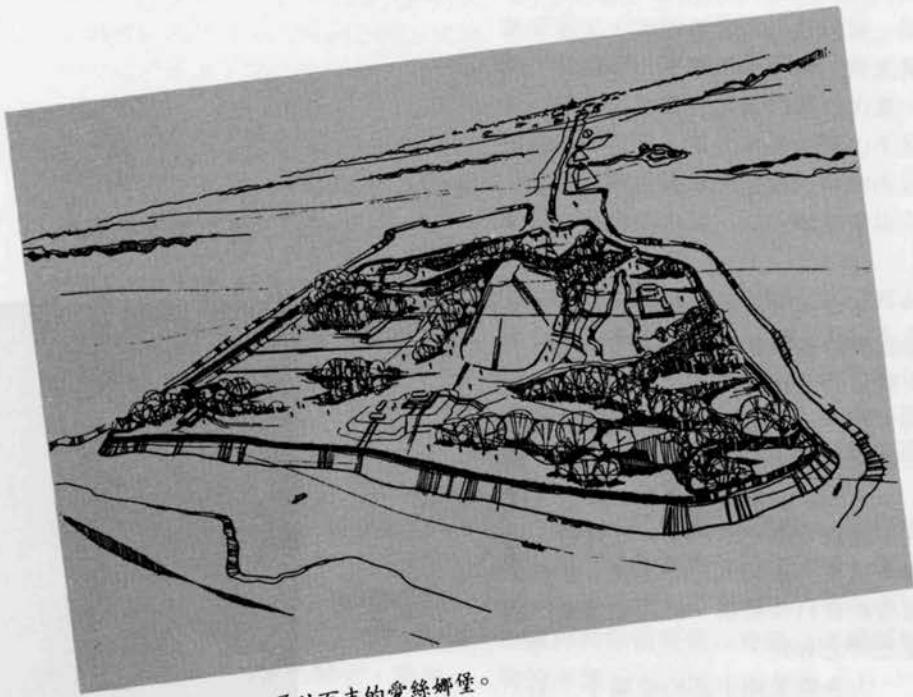
他的書籍與他們的著作連起來。其實，他們已使用了這方法許多年，特別是近年關於聖經歷史的偉大事工。」

普遍來說，考古學家對古代生活都是不大了了。原因就是很難從陶器碎片，石塊碎片和已倒塌的牆，來斷定古代的信仰，社會組織和人們的品性。由於在任何時候，考古學家都祇能發現留在地上所有證物中的一小部份，因此我們便不斷為發現古代有和沒有的事物而驚喜。雖然研究古代文化遺物時，有其他的資料幫助，如古代語言，鐫刻於物件上的文字，生物人類學，植物鑑別，但我們都未能確定。因此，所有考古學發現的解釋，都要悄悄的冠上一句「直至現在」和「看上去應是」。

考古學有其內在的限制，迫使考古學家們根據他們找到的有限和含糊的資料來定下合理但未能確定的推論。例如，耶魯大學的柯米高，嘗試將亞芝特克的神與奧爾麥的雕像連起來。我們祇能從十六世紀的西班牙人所紀錄的傳統，知道亞芝特克神的特色。奧爾麥則是二千五百年前之遺物。柯氏認為後者具有亞芝特克神的特色。他的同僚高佐治也有同樣的資料，卻激烈加以反對。這就是個人判斷的問題。同時，就算是較為人熟悉的地方，如古代猶大一地，也衆說紛紜。

艾伯特威廉教授於兩代以前，已指出台拉拉吉就是舊約聖經中講及亞述人和巴比倫人的侵略時的「拉吉」城。他是基於猶薩比艾斯在主後四世紀時所寫的一個古老記錄，而作此結論。那紀錄列有他到過的地方，旅程的距離，這些資料都指出那地方，有可能是舊約聖經中的那座城市。芝加哥大學的奧斯龍教授曾就這個推斷提出異議。台拉維夫大學的鄧大衛在拉吉工作多年，承認這個推斷純屬巧合；然而，鄧氏認為這個推斷是「非常可能」。

很多研究摩門經的人都認為加明勞諸如（Kaminaljuyu），現代瓜地馬拉城的一部份，就是摩門經裏的尼腓城。這個說法可被證實嗎？當然不能。但是根據這個論調，我們祇能跟隨今日最先進的考古學上思想的方法去推理。邊福教授堅持面對「含糊的考古紀錄」時，考古學家「『一定』要謹慎地衡量其他的可能性，然後，達成一個最接近的結論。」換句話說，可能便成為考古學用語中，判斷某項事件的真實性的標準。



畫家筆下之墨西哥甘百志的愛絲娜堡。



根據在墨西哥甘百志的比幹找到的為
藍本，繪出一部份用泥土築成的防禦工事。

處提及。但我向他保證，在中墨西哥找到的一塊陶器碎片上，雕着一個人拿着同樣的武器。那塊碎片可追溯至大約比那位教授「認可」的日期，早八百年。

按照最近我們關於美洲中部的知識的進展，有關在阿爾瑪書第四十八章至尼腓三書第三章中所講的防禦工事；耶銳特人和尼腓人紀錄的頻繁戰事；傷亡幅度；所用之戰略及武器；軍事組織；和摩門經在這方面的其他敍述，現在看來，都是有可能的事。

人口

一五六〇年，巴多羅買神父估計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後之兩個世代裏，在這新西班牙，約有四千萬美洲土人，在「不公正及殘暴」的情形下被毀滅。於一九三〇年代，人類學家高巴計算出一個十分低的數字，指出歐洲人抵達時，那個半球祇有八百四十萬人。這兩項極端之數字。顯示出要決定歐洲人到來前的美洲人口，是件非常困難的事。很多時，這些估計反映着評估人當時的時代。高巴的估計是受當時美國之經濟大衰退所影響，這種消極的心態，也影響到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及其他學者。相反，杜扁斯享利在一九六六年，那繁盛的一年，從資料所得的結論是：在公元後約一五〇〇年時，有九千萬土人住在美洲大陸——在墨西哥和中美洲便已超過四千萬人。

當然，人口統計並非憑空捏造。歷史和考古的資料都經過詳細研究，

專家們互相批評，求證，以便更能把握正確的數字。但尼雲威廉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一四九二年美洲土著的人口，考慮到每一爭論點。他估計全個西半球有五千七百萬人口，而單墨西哥和中美洲是二千七百萬，此估計似乎是頗中肯。再者，根據依殊利殊芝桃利用 (Fernand o de Alua Ixtlilxochitl) 土著的文件，來研究墨西哥中部在被征服後的歷史，他指出托爾志克人在第十世紀的戰事中，擁有百萬雄師，死亡數字竟達五千六百萬。這數字可能有點誇大，但仍是頗合理的。故六百年前的尼腓人的二十三萬傷亡數字，也不見得不合理了。（見摩門書 6：10—15）

人口統計專家在數十年前所提供的美洲中部人口數字，與摩門經內所說的，並不符合；書中講及數以百萬計的人，在耶銳特人與尼腓人的最後戰爭中死亡。現在對摩門經內文所載有關所佔有的土地，生態學，居留地的面積，戰爭傷亡數字，及其他與人口有關的因素的分析，與人口統計方面的改變，顯示出重要的吻合和一致。同時，書內所報告的數字與近期美洲中部的研究認為可接受的數字相近。

所用之金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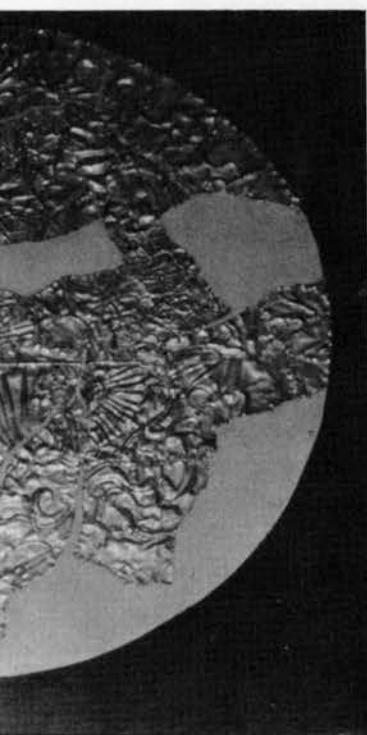
有批評家認為摩門經裏提到的特別文物，未能在古代美洲文物中找到相似用品，是個問題。但是，反對和支持者都指出他們在經文內容中時間及地點的文化事物上，沒有足夠的知識。

多年來，研究美洲中部的學者，都認為冶金學是在上古時代結束時，大概是公元後九百年，才出現於該地區。而另一方面，摩門經差不多從開始就提到尼腓人用鐵、銅、黃銅、鋼、金、和銀（尼腓二書 5：15），而且比此時更早一千多年，耶銳特人已懂得用金、銀和其他的金屬。於是，這些新資料和見解，使人知道摩門經確是言之有物。

大多數美洲中部的金屬手工品，都是西班牙征服美洲前一世紀的物品。甚至在那時候，該地區也沒有充足的金屬供應。故此，較早時的文物，可能是前人留下再用，或熔後再鑄。當然，這種有價值的物件，很少會留在考古學家能發現的地方。現在找到的早期金屬物品，多屬小件，它們多被放在墳墓或一些聖地為祭品。現在找到的十多塊碎片，可追溯到公元後九百年至公元前一百年。這些碎片告訴我們，那時的人已懂得冶金術。毫無疑問，金屬物品在任何時候，都是較為罕有和珍貴的。百德新認為在哥倫布之前，金屬較為罕有的原因，是工業技術還未發達，使開採礦石甚為困難。

最令人大惑不解的，直至現在，我們祇找到一點兒碎片，可算是早期冶金技術的證明。我們知道秘魯人早在公元前二千年之後不久，已運用一些簡單的冶金技術。一般都認為秘魯與美洲中部相連，要是前者沒有將此珍貴之文化特色傳給後者，那倒是出奇的事！就算冶金術不是越洋而至，





秘魯人在這方面的知識，可指出那已爲人接受的考古理論是錯的；美洲中部的人對這方面的技術知識頗多。

語言方面的研究更支持了美洲中部的人早已曉得運用金屬這個觀念。多年來，語言學家埋頭比較現有的語言，以便重訂原本的，或模倣語言。朗加奇和米翁教授已重訂部份倣米歇德簡（Proto-mixtecan）方言，這是在墨西哥的瓦哈卡州及鄰近一帶的方言。據這兩位教授研究所得金屬（metal）這個字（或者是金屬鐘 metalbell）似乎在公元前一千年已沿用。高夫曼謝桃曹兆（Tzeltal-Tzotzil）方言，顯示在馬雅地區有另一個字代表金屬，起源自公元前500年：這個字的根，在另一種叫胡亞士德語（Huastec）的馬雅方言，也可找到。而這種方言是在公元前二千年前從主幹分支出來的。同時金保與高夫曼在一個具影響力的仿米歇——（蘇軍語 Proto-Mixe-Zoquean）研究中，頗肯定的表示，這是奧爾麥文化的語言主幹，而其中也有金屬（metal）一字，他們認爲這字的起源不會遲於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因此，歷史語言學家表示，似乎在公元前一千年美洲中部的三種最主要語言的民族已認識及運用金屬。我們可以肯定，將來考古學家會找到金屬標本（雖然是非常罕有），來填補現時資料的不足。

摩門經內提及的其中一種金屬是錫夫（Ziff）。（見摩賽亞書11：8）希伯來文中有幾個字是相似的，如「閃亮」（shining）或「鍍金」（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令專家的意見有戲劇性的改變，與摩門經更爲吻合。就是戰爭。直至最近，專家才能拼出一幅中世紀美洲一般生活的圖畫，知道他們最輝煌的時候有一個和平社會。一九七〇年，在猶加敦半島比幹區引出一個極大的潮流。那古蹟的地點的中央，有護城河圍着，圓週差不多有兩公里，闊度平均爲十六公尺。這樣的防禦工事就像阿爾瑪書49：18—20裏，所說的一樣。

多年來，研究美洲中部的學者都認為冶金學是在上古時代結束時，大概是公元後九百年，才盛行於該地區。而另一方面，摩門經差不多從開始就提到尼腓人和耶銳特人運用金屬。歷史語言學家表示金屬這個字，似乎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最主要的中美洲之語言組別裏已存在及運用。

plated）。作為中世紀美洲中部的用語，也許孟巴加（Tumbaga）是最具邏輯的一個可能。此種銅和金的合金在哥倫比亞及中美洲甚為普遍，也在馬雅人的廢墟中找到。另一個可能是在墨西哥西部，由巴波亞，加利，和依斯比所發現的銅和錫的合金。或者，單是錫已可能是錫夫。現代的冶金學家認為每一種合金都已廣為人知曉，再沒有任何新的，像錫夫，仍未能辨別的合金。

用一個類似的事例，幫助我們明白在物理分析和辨別的問題上，仍有許多待解決的事。中世紀俄羅斯的紀錄稱一種金屬為加仙尼（Kharsini）。直至最近，藉仔細閱讀那些文件，才暫時證實它為一種天然純正的物質，由砷與鎘化合而成。學者最初以為加仙尼是黃銅。就像這類似的事例一樣，加利及依斯比批評中世紀美洲的考古學家「頑固，拒絕事實」，特別是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前的採礦，提煉及運用錫方面的知識。考古學家一般都否認在西班牙征服該地之前，有這種金屬存在。

同時，克鐸亦更正一個關於地中海古代金屬的錯誤，他利用最新的分析方法，指出在希臘和以東斯簡（前意大利古國）的時候，亦即李海的時代，已有人用銅，黃銅及鋅合金。金屬鋅也許都有用。一直以來，一般人都相信鋅和由鋅而來的優質合金是在一七〇〇年代，始於歐洲。這個理論使銅頁片一說，出了問題；可是，現在有可能那些片頁確是由銅鑄造，就

像在摩門經裏描寫的一樣。

以上所講的一切都是為敎導一點，就是「知識」。此時，我們不知錫夫是甚麼。無論冶金學家和考古學家認為他們的資料是多麼充足，我們仍可肯定不斷的研究會帶來新的知識——這些研究包括已發掘的樣本的化學合成，將來的發現，金屬的專門名詞，等等。例如，我們希望能詳細研究一個在墨西哥社迪浩加（Teotihuacan）掘出的陶製盛器，是多年前由一個瑞典考古學家蓮尼薛華特發現的，相信是公元前三百至四百年的遺物，它有一種金屬似的表面，是銅和鐵所合成。同時，對這方面有興趣的末世聖徒，應小心審讀摩門經的內容，分析和協調每一句有關金屬的句子和含意。這樣才能更正確地作比較。不過，摩門經內金屬之「問題」，似乎已朝着答案的方向邁進一大步。

廣義來說，本篇的主旨是指出研究工作是一個不懈和開明的程序。末世聖徒讀者，職業考古學家和他們的同僚，若裹足不前，則實為不智。如果一個末世聖徒希望不祇是曉得這些「證據」的皮毛，便必須培養技術和找出更多方法，去瞭解古代文物。考古學家亦要明白一份古時的文件雖然包含了不太為人熟悉的宗教資料，但仍可對他們所關心的古代遺物，提供新見解。要是聖徒或考古學家忽略對方的工作，也就是抵消了雙方的工作。雙方抱着要辛勤研究的態度，才是上上之策。■

（未完待續）

「因為神賜給我們
不是憤怒的心」

向善的力量

楊雲
總會兒童會會長



兒童會的兒童是今日世上其中最具有向善影響力的人。有很多事情是可向他們學習的。他們與非教友朋友分享福音，幫忙使不活躍教友活躍，互相加強。「你的兒女都要受耶和華的教訓，」（見以賽亞書54：13）這兒童會的主題，強調我們教導孩子的責任，使他們可以教導他人。

在教會中，兒童會教師和領袖都接受了這個責任，而新的一年所帶來的挑戰是：「尋找他。」（見以賽亞書55：6）

每年我們都給予兒童會的全工們一個特別的挑戰。今年，我們呼籲所有領袖和教師，尋求與我們的天父有一個更緊密的關係。兒童需要見到祂在我們生命中的影響，使他們渴望模仿我們跟隨主。我們要教導孩子，使他們明白他們是神的兒女，神愛他們；無論在他們的生命裏發生甚麼事，他們仍屬於祂，祂仍然看顧他們。

我們都知道，兒童一旦瞭解福音，他們便會與人分享。我們曾收到一些報告，指出一些兒童在兒童會學習

了課程後，便與不活躍的，或非教友的父母和朋友分享，以致他們在教會中活躍。

例如，在秘魯的揭亞班巴，一個年輕的男孩子，為另一教會的牧師做了好榜樣。每次那位牧師見到那孩子時，他都是在讀摩門經。於是牧師問他到底該書有甚麼令他着迷的地方。孩子告訴牧師，該書是講述早期南美洲人民的歷史，還鼓勵那牧師閱讀摩門經。這項邀請帶來了傳教士的課程和牧師的洗禮。

鼓勵兒童閱讀經文、祈禱和遵守天父的誠命，都是今年的兒童會聖餐聚會演出裏要強調的事。其中還會分享兒童會在特別時刻「尋求主」的經驗。「及早尋求主」是一首新歌，兒童唱的時候，提醒他們需要在年輕時尋求主。兒童會重讀斯密約瑟的經驗，知道他如何尋求主，然後在兒童唱「我知道救主活着的」（「與我同唱」）時作見證。

在聖餐演出時唱出的其他詩歌，包括「與我同唱」中的：「我感謝你，親愛的天父」，「馬上服從」，「聽美妙的故事」，「若你全心全意」，及「摩門經的故事」。

演出中亦包括「兒童音樂增編」裏的：「遵守誠命」和「世界各地的小孩」，還有兩首詩歌：「可愛的早晨」及「一個安靜的時候」。

我期望家長們會喜歡與他們的孩子同唱這些和其他的聖詩和歌曲。在家人家庭晚會和其他的活動裏，都可以使用這些歌曲。唱孩子在兒童會學過的詩歌，可使家庭團結和加強孩子在班中學到的福音教訓。

兒童會的其中一個目標，是教導兒童將在班上學習到的教訓，運用在生活裏。

例如，「實踐福音計畫」是為十歲和十一歲的兒童會男女孩而設的自我改進計畫。此計畫是藉着在個人、家庭、教會和社區這四個範圍裏，各選擇一項經驗來鼓勵孩子們在生活裏運用福音原則。這些經驗可以包括發展一項個人才能，並與人分享，列出你能成為一個更好的朋友的方法，完成一張個人家譜表，寫個人日記，至少在一個月內每天閱讀經文，並完成一項個人、家庭，或班級服務計畫。當完成四項目標時，參與者可得一獎項，以茲鼓勵。

每季一次的活動日，為所有兒童提供健全有趣的項目，每位兒童會的兒童都可以在這些日子將福音實踐出來。我們都為這每年四次的活動日感到興奮，因為那些非教友和不經常出席星期日的兒童會的兒童，都會參與這些活動。

可用委內瑞拉加拉加斯的一次活動日的表演為例。那次有一百五十個兒童表演傳統的歌舞，每個支會都有手工藝品展出，兒童更有機會發揮他們的天才及智能。

另一個成功的活動日是「跟從英雄和英雌的腳步」，兒童可做一些與某位出色的人物有關的手工藝品。兒童需要美好的，跟從基督的英雄和英雌為榜樣，去跟從。在教會中有很多偉大領袖的榜樣，而另一些人曾經或不斷獻身為人服務。還有我們每天都接觸的英雄和英雌，他們就是我們的母親、父親、我們的主教、我們的兒

童會教師和領袖。

我在大溪地遇到這樣的一個「英雌」，她就是杜亞瑪莉，是帕佩伊退的盼馬太支會兒童會會長。她發覺在兒童會的紀錄裏，有二百位兒童的名字；但祇有五十位兒童出席。杜亞姊妹知道她要作出努力，盡她所能帶領更多的兒童出席經常的聚會。她與支會書記看一遍所有兒童的名字，接着，便去探訪仍住在支會界限內之兒童。杜亞姊妹在蒙得父母的同意後邀請這些兒童出席兒童會。五個月內，有一百個兒童參加每週的聚會，八位超過八歲之兒童接受洗禮。我探訪帕佩伊退的時候，見到班上擠得滿滿的都是兒童，他們都很留心地傾聽那和藹及誠懇地為他們悉心準備好的課程。那天，杜亞姊妹特別高興，因為多了三個「她的」孩子參加聚會。她在雜貨店見到他們，在徵求得他們母親的准許後，他們可以參加兒童會。由兒童產生的熱忱，影響到支會裏每一個人。

這個召喚所帶給我的最大喜樂，是可以探訪世界各地的小孩子。我不常懂得他們的語言，但我能感受到他們對救主的愛，及對那些教導和指引他們的人的愛。無論去到那裏，我都能感受到兒童會的領袖及教師對兒童的特別的愛。

作為兒童會的領袖和教師，我們的責任是大的。正如在以賽亞書54：13所說的「你的兒女都要受耶和華的教訓。」而這忠告亦帶來一個應許「你的兒女必大享平安。」當然，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兒女能藉着生活於福音中，和維護原則，而得到平安。 ■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

興格萊戈登長老
總會會長團第二副會長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對一羣鹽湖城神學研究所的末世聖徒大專學生的講道。此文曾作修改。

我曾到過世界各地，而在我的生命裏，我曾遇見很多有困難和有切身問題的人，在應付這些挑戰和問題的時候，我時常回憶起使徒保羅很久以前所寫下的話。當時，他可能是在羅馬，身陷囹圄。他說：「我現在被淹沒了。」（提摩太後書4：6）他是個偉大的傳教士，有堅強的見證，極其渴望為復活的主作見證。他知道自己的大限已近，於是滿腔熱誠寫信給他的低級同伴，提摩太，稱他為「我親愛的兒子」（見提摩太後書1：2）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摩太後書1：6—7）

誰能說他或她從沒有感覺過恐懼？從沒有人可以避免。當然，有些人比別人所感受的恐懼程度為大。有人很快便克服恐懼，有人則一蹶不振，一敗塗地。我們恐懼會被恥笑，恐懼失敗，恐懼寂寞，恐懼無知。有人為近憂而恐懼，有人則為遠慮而恐懼；有人為罪惡所纏，希望以任何方法擺脫纏擾，但卻恐怕要改變他們的生活。我們要明白，恐懼並非來自神，這種折磨和侵蝕的力量，是由真理及正義的敵人而來的。恐懼是信心的反面，極具殺傷力，甚至能置人於死地。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

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摩太後書1：7）

這些原則就是一些偉大的抗毒素，對抗那剝削我們的力量，置我們於死地的恐懼。這些原則會給我們力量。

甚麼力量？就是福音力量，真理力量，信心力量，聖職力量。

去年，大部份基督徒都在紀念馬丁路德誕生五百週年。他是我們尊崇的一位偉大而勇敢的復興先驅者。我喜愛馬丁路德所寫的一首不凡的詩歌：

主為其民堅固金城，
平安保障永不動搖。
主為救星全能之神，
扶助疾苦解除憂慮。
祂統治全世間，
救贖軟弱世人。
偉大萬有之主，
祂創世上萬物，
救主之國永存萬邦。

（「主為堅城」，聖詩選集第二首）

你和我都是神的兒女，這知識給予我們力量。我們裏面也有神聖之處。擁有這種知識及讓這知識影響其生命的人，決不會幹卑鄙庸俗的事。

讓我們培養內在的神聖本質。例如，我們不必為自己的信仰而恐懼被恥笑。有時我們會感到少許這樣的恥笑；但在我們裏面有一股力量能超越恥笑，事實上，更能扭轉乾坤導向好的一方。

我記得聽過一個中學女生成功地改變她的朋友的經驗，她居住在距離教會總部甚遠的地方。她和她的非教

友朋友談論準備一個舞會。她肯定地說：「我們可以玩個痛快，而不用喝酒。」

最神奇的是她的朋友都尊重她。而且，她的力量更使別人堅強起來她的榜樣使別人都培養出責任感，規矩和端莊。神已賜給我們福音力量，使我們超越恐懼。

神又賜給我們真理力量。

斯密 F. 約瑟會長曾說：「我們相信正義。不論真理屬於那一科別，我們相信一切的真理。世上沒有一個宗教或教派擁有真理的某一原則，而我們不加接受或竟會反對的。不論真理來自何處，我們樂意接受一切的真理；因為真理定會屹立，真理定會持久。」（福音教義，鹽湖城：德撒律圖書公司，1939，第1頁。）

祇要我們在永恒真理的光內行走，便不用恐懼。但我們要有辨識力。詭辯法祇是戴上真理的面具，半真的事常偽裝為完全的真理來導人入歧途。推論經常被敵人當真理來銷售。理論和假設被報導為肯定的真理。斷章取義也作為真理，而事實上這種方法是最錯誤不過的。

積克約翰，一個從英國來的歸信者，以一首我們現時常唱的歌曲，娓娓道來：

甚麼是真理？
自從開天與闢地，
直至地老與天荒，
這段期間都有真理，
它是最終，
也是開始，

天可崩地可陷，
真理永恆萬古不渝。

(「甚麼是真理？」聖詩選集，第75首）

真理乃從神，我們天上的父而來。我們祇要有那力量——那藉真理和正義生活而來的力量——我們就不必恐懼。

同時祇要我們有信心力量，我們也不必恐懼。教會的敵人及批評者甚多。他們譏諷神聖的事情，貶低從神而來的事物，滿足那些渴望見到神聖的事成為滑稽的人。我想不到有甚麼事比這些事更與神的靈有所抵觸。滑

當人褻瀆我們視為神聖的事時，我們會很難過。但是不用恐懼。這項事工比任何人偉大，它會比敵人活得更久。我們祇要毫不畏懼，以信心力量，向前邁進。主在祂事工的初期說過：

「所以，不要怕，我的小羊羣；努力向善；即使大地和地獄聯合起來反對你們，祇要你們建立在我的磐石上，他們不會獲勝。

「在每個意念上都要仰賴我；不要懷疑，不要懼怕。

「看那深入我肋旁的創傷，以及我手和腳上的釘痕；要忠信，遵守我的誠命，那麼你們將繼承天上的國度。」（教約6：34，36-37）

保羅寫信給哥林多人：「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哥林多前書16：13）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



心，乃是剛強，仁愛……」

愛甚麼？愛主，愛祂的工作，祂的道，和祂的國；愛護別人，彼此相受。

我曾屢次見到由於對神的愛控制了恐懼。對教會的愛也能使人超越疑惑。我曾對一些大學生講及我在五十多年前上大學的經驗。從很多方面看來，那是一段淒暗的日子，充滿着憤世嫉俗和絕望，那時是經濟大衰退最壞的一年。一九三二年我大學畢業時，失業率是百份之三十以上；全美國及全世界都處於絕境，有的祇是失業和自殺。

大學年齡的年輕人普遍都是頗吹毛求疵，憤世嫉俗，但現在一九三〇年代，這種態度更因時代的影響而變得劇烈。人們很容易對很多事情發出疑問，對生命，世界，教會，福音的各方面產生問題。然而，那亦是一個值得高興的時刻，一個表揚愛的時刻。縱使陰霾滿佈，但在我心深處，有一股愛的基礎，是由偉大的雙親，美滿的家庭，令人信服的主教，熱心和忠信的教師，供我閱讀和思考的經文，這一切而來。

雖然我們在年輕時，很難明白很多事情，但在我們心裏有一種對神和祂的偉大事工的愛，幫助我們抵擋疑慮和恐懼；我們愛主，也愛我們至善和值得尊敬的朋友。從這種愛，我們得着極大的力量。

愛的力量能克服恐懼，疑惑，憂慮和沮喪。這是多麼偉大而神奇！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而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一九八五年二月份

(見提摩太後書1：7)

保羅說的謹守的心，是甚麼意思？我認為他是指福音的基本邏輯。對我來說，福音並非一堆神學上怪異難懂的說話；而是簡單，美妙和合邏輯的事，有次序地一項真理緊隨一項。我不為奧秘而煩惱，不為天國之門是向前推，還是向側滑而煩惱，我祇關心那門是否敞開。我不為斯密約瑟寫過多少次第一次異象而煩惱，新約聖經有四位不同的作者也是一樣，因為他們寫時都有自己的思想觀，將事件道出，以滿足當時寫作的目的。

我所關注的是神在此福音期顯示了一個偉大，奇特和美妙的計畫，推重男的和女的去愛他們的創造者和救贖主，感激和互相服侍，以信心來行走在那不朽和永生的道路上。

我為一句神奇的說話而感激：「神的榮耀是智能，換言之即光和真理。」(教約93：36)我感謝一項誠命：「……你們要由最好的書本中尋求智慧的言語；藉着研讀並且也藉着信心尋求學識。」(教約88：118)

猶記得唸大學時，對有機生物進化的討論，進行得如火如荼。我選修地質學和生物學，對當時教導的達爾文進化論都聽過了。我心裏老是奇怪，常加思索，但我並未被此理論所影響，因我曾熟讀經文，裏面講到人類的起源，及我們與神的關係。從那時起，我更熟悉對我來說是更重要和神奇的進化論，那就是男人和女人進化增長成為神的兒女，及我們所擁有的令人驚異的潛能，進化為我們創造者的兒女。在我而言，有幾節具啓示作

我們恐懼會被恥笑，恐懼失敗，恐懼寂寞，恐懼無知。

讓我們以信心行事——但非驕傲——對基督，我們的救主和救贖主抱着莊重嚴謹的信念。

用的經文清楚道出這偉大的原則：

「並且那不能啟發人的就不是屬於神的，而是屬於黑暗的。」

「凡屬於神的就是光；凡接受並繼續在神裏面的人接受到更多的光；並且那光成長得越來越明亮直到完美的日子。」（教約50：2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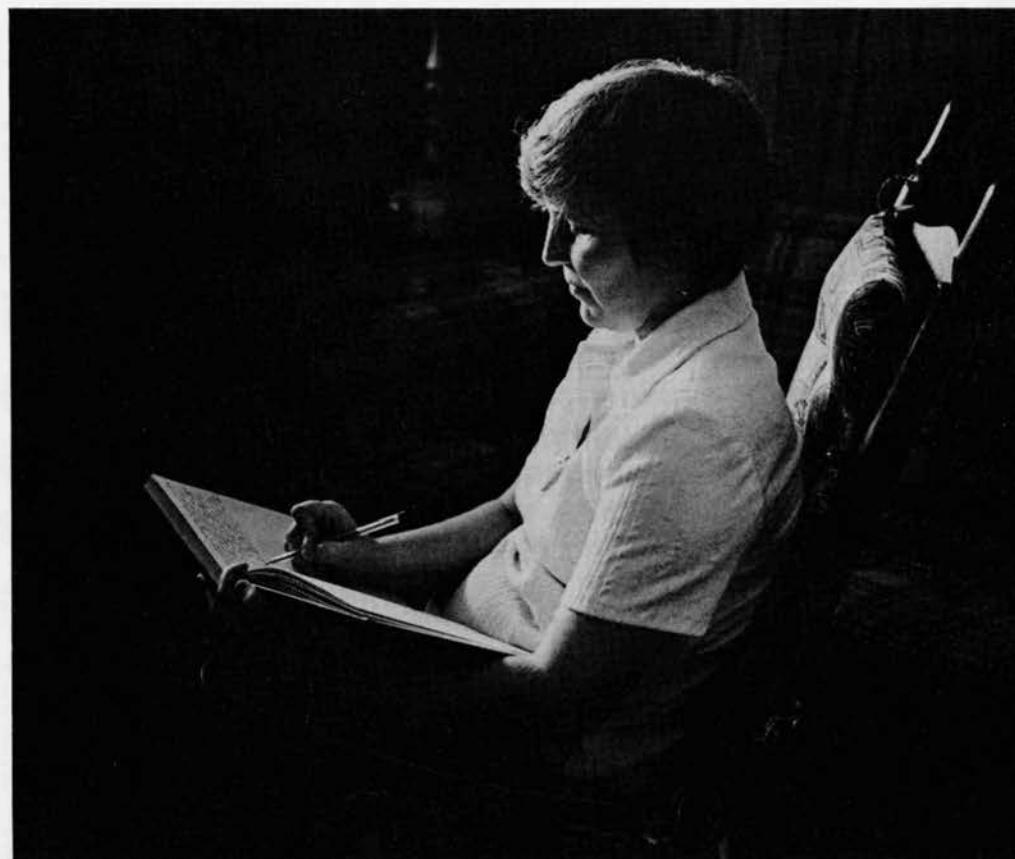
我期望我們都思想一下這番話。這些應許是很奇妙的，關乎在我們裏面的偉大潛能，而我們與生俱來便有這個應許，它是神愛祂的兒女的一種表示。

生命裏的挑戰和困難中有甚麼是要我們去恐懼的呢？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說：「就是恐懼本身。」

讓我們再看看保羅所教導重要而有力的真理：「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而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摩太後書1：7）

跟着保羅給提摩太這偉大的忠告，「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提摩太後書1：8）

讓我們都將這忠告視為自己的指令。讓我們以信心行事——但非驕傲——對基督，我們的救主和救贖主抱着莊重嚴謹的信念。讓我們從來自祂的力量裏得着力量。讓我們從祂本身所散發出平安，得着平安。讓我們在那為全人類而犧牲的人的精神裏，甘願作出犧牲。讓我們都行走在祂叫我們修德的指令中：「你們扛抬耶和華器皿的人哪，務要自潔。」（以賽亞書52：11）讓我們悔改所作的謬誤，成全祂給我們的誠命，還有，在祂慈悲的應許下尋求寬恕。讓我們以互相服侍來表示對祂的愛。■



給家庭教導教師的建議

一些要強調的要點。你可能希望在你家庭教導探訪中，提出這幾個要點：

- 一、恐懼並非從神而來，是從敵人而來。恐懼是信心的相反。神給我們剛強，仁愛，和謹守的心，作為抗衡恐懼的力量。
- 二、福音力量是從知道我們是神的兒女這知識而來。
- 三、恐懼，疑惑，憂慮和沮喪都可以藉愛的力量而克服——就是愛主，愛雙親，愛家庭，愛朋友和教會領袖。

四、謹守的心使我們瞭解福音是簡單，美妙，和合乎邏輯的。

五、當克服恐懼後，讓我們以信心行事——但非驕傲——對基督抱着莊重嚴謹的信念。

討論提示：

- 一、說出你個人對克服恐懼的經驗和感受。邀請家人分享他們的感受。
- 二、文中是否有經文或其他引句可讓家人大聲誦讀和討論？
- 三、這次討論在探訪之前先與該家長傾談一下才進行是否較為好些？主教或定額組領袖有沒有關於克服恐懼的信息給予該家長？

納爾遜羅素長老：

運用神聖律法

賈納馬榮

壹

九七八年二月，納爾遜醫生在墨西哥的曼薩尼尤，與一羣他在三十年前一起畢業的醫生，參加一個醫學會議。忽然，其中一位醫生因胃部大量出血而病倒。在正常情形下，在場的任何一位醫師都可以治療他。每人都受過醫療科學的訓練；多年來的經驗使每一個人在技術和知識上都改進了不少。然而，他們祇能眼巴巴看着他們的同僚受苦，卻束手無策。

「當時我們在一條荒僻漁村的一間酒店內。」納爾遜長老回憶說。「那裏沒有醫院。最近的一間是在瓜達拉哈拉，在幾個山頭以外的地方。時為晚上，飛機也不能起飛。由於沒有適當的儀器，輸血是沒有可能的事。雖然集合了所有的知識和關注，仍不能將之轉變為行動，以挽救我們朋友的性命，祇得眼巴巴地看着他逐漸死去。我們無法制止他的內出血。」

病者要求一個祝福，幾位持有麥基洗德聖職的兄弟立即執行，由納爾遜醫生祝福：「聖靈指示血會停止，那人會繼續生存，回到家裏和繼續他的事業。」他的確康復過來，回家去了。

納爾遜長老說：「講到醫治病患

或殘缺身體，人的能力畢竟有限。要是受過某方面的教育，也許能幫一點點，有醫學上更深造的訓練，便能幫多一點點。然而，真正的醫治力量，卻是神的恩賜。當人本身的能力不足，而祂又認為適當的時候，祂會透過聖職來運用這力量，以祝福和裨益全人類。」

作為一個心臟外科醫生，納爾遜曾在許多不同的場合，在人力所不逮時，看見聖職權力的運用。但他亦見過另一項神聖原則的運用：「如你要獲得祝福，便要服從判定該祝福的律法。」

例如，納爾遜長老縷述一次在手術之前，甘賓塞會長請先給他一個祝福。之後，先知對他說：「現在你可以做那些你需要做以便將這個祝福應驗的事情了。」

這位新的總會人員說：「與由神聖力量創造的身體工作了四十年，我有百份之一百的時間，是與神的律法交易。那些律法是不容否認和持久永恆的。它們可運用於使徒的召喚上，同樣可運用於外科醫生的工作上。」

類似的經驗幫助準備納爾遜羅素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七日接受十二使徒議會成員的召喚。遠在此召喚之前，他已在自己的生活裏及職業上學習到尊重和跟從神聖律法。他將功勞都歸到他的祖先身上：他八位曾祖父母在歐洲加入了教會，移民至猶他州，在以法蓮安定下來。祖先的勇氣和肯定的承諾也影響了他們的後裔。

羅素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九日生於鹽湖城，納爾遜馬里安和納爾遜安德遜愛娜的家。小時候，他的興趣很廣泛。十歲時，在父親的廣告公司當跑腿。後來，在銀行，郵政局，攝影室當半職的職員。他的音準是出了名的，曾在中學和大學的合唱團唱歌，在音樂劇表演，並在曾經獲獎的四重唱合唱團演唱他還是個鋼琴手，又是辯

論隊的隊員。

雖然羅素在很多方面都很成功，但他的足球教練卻常不讓他出賽。他回憶說：「其中一個原因也許是我時常想着要保護我的手。我怕有人會用他們有防滑片的鞋，踏着我的手。」差不多四十年後，那雙手替該教練做手術。

大學時，他決定研讀醫科，而且成績斐然，是很多學術團體的會員；一九四五年六月，他取得學士學位。那時，他已開始了他學醫的第一年。而他用三年的時間便完成了四年的課程。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成為一位「正式」的醫生。

在這期間他遇到白丹素，並跟她結婚。在大學時，她是一部戲劇的首席女高音。有人游說羅素參加該劇。當他見到丹素，聽到她唱歌，便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是我見過的最漂亮女孩子，我感到她就是我要娶的女孩子。」他不需別人多加游說，便參加了表演。三年後，一九四五年八月卅一日，他們在鹽湖城聖殿舉行婚禮。丹素完成了她的學士課程，便執起教鞭，直至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

在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為住院實習醫生時，納爾遜醫生與一羣醫生共事，而且寫下醫學歷史的一頁：經過三年艱難的日子，他們發明了第一部在心臟手術時，可以用作病人心肺的機器。一九五一年，那具機器第一次成功地運用在心臟手術中。

四年後，納爾遜醫生成功地完成他第一次在鹽湖城進行的心臟手術，這使猶他州成為第三個到達這里程碑的州。

他認為這些歷史創舉都是由於他服從誠命：「最初學醫的時候，老師教導我們不要觸摸心臟部份，因為它會停止。但在教義和聖約88：36告訴我們『所有國度都賜有律法。』因此



強力放大鏡和特別的射燈，在手術桌上幫助納爾遜外科醫生。

我知道就算是心跳這祝福，都是按律法而成的。由此我推想，如果可以瞭解這律法，加以控制及運用，就能成為病患者之祝福。

「對我而言，祇要我們工作，研究和在科學實驗時，提出適當的問題，便能學到管治心跳的律法。當我們學到這些律法的其中一些，我們知道可以關起心臟的跳動，在受損的心瓣或動脈進行維修，然後，再讓心臟跳動。」

在返回鹽湖城之前，納爾遜醫生在韓戰期間，被徵召在美國陸軍當了兩年醫護工作；他曾在日本，韓國和華盛頓首府的烈特華達陸軍醫療中心服務；稍後，到波士頓的麻省醫院工作了一年，然後回到明尼蘇達州立大學進修一年，在一九五四年，取得博士學位。

在猶他州的老家，納爾遜醫生繼續他的研究，教書和手術工作。在公共事務上，他參予很多具影響力的職業團體——不論在本地，國內或國外均有。在他一連串的服務中，包括胸肺外科主席協會的主席，美國胸肺外科理事會主管。在鹽湖城的末世聖徒醫院，他是胸肺外科部之主席，及主管理事會副主席。他所獲的衆多榮譽中，有美國心臟協會頒贈的「國際服務獎狀」和美國成就學會頒贈的「金牌獎」。

多年來，他實際觸摸過數以千計的病人的心，包括教會及政府的高層領袖。一九七二年，他替甘賓塞長老施行心臟手術。之後，他得到一個見證，這位病人一天將會成為教會會長。（見「服從的心得」，一九八三年四月份聖徒之聲第19—23頁）

那麼，現在從醫護工作轉為全職的教會人員，納爾遜長老又有甚麼感想呢？「我很渴望能有這特別的服務機會。」他說。他還笑着說：「我想過有人真的想見我才來看我，是多麼好！這些年來，人們都是迫不得已才來到我的辦公室。我期望着以後大部份的約會都是較為輕鬆。」

有一個特點，就是人生某一個結束時所帶來的悲傷，常會被對新一個開始所帶來的熱忱沖淡。「多年前，

譚以東會長教我不要回顧，心裏不要記着過往可能用的不同方法。所以我不會老是生活在過去。每一小時都有它的機會，我不成功，便是失敗。我在離開過去時知道我已竭盡所能。」

在教會服務期間，納爾遜長老時常都鞠躬盡瘁。十九歲時，他沒有機會做全職的傳教士，因為當時美國正在參戰。但一直以來，他都有很多機會做傳道工作。有一次，一個護士問他甚麼因素令他與其他的外科醫生有別，於是納爾遜醫生介紹她認識教會，未幾，還替她洗禮。稍後，她的兒子更參與傳道服務。

當另兩個同事——對夫婦——表示對教會有興趣時，納爾遜醫生解釋一些原則，和借了一本摩門經給他們。一星期後，他們禮貌地退還該書。「『多謝了』是甚麼意思呢？」他問那兩位朋友。「真正讀過此書的人的答案不應是這樣的。你大概沒有讀這本書吧！再拿回家去閱讀吧。還書時，再給我一個恰當的答案。」

那對夫婦承認他們祇是粗略的看過而已，這時，他們都願意接受此挑戰。三星期後，他們退還摩門經的時候眼中帶淚，說：「我們知道這書是真實的。我們怎樣才可學習更多呢？」

這年輕的醫生笑着說：「現在我知道你們讀過此書了。現在我們可以開始。」最後，他為他們施洗。

在苦讀醫科和肩負沉重的職業責任期間，納爾遜羅素仍忠信地完成教會的召喚。他曾在主日學，祭司定額組，主教團，和高級諮詢會服務。他在聖殿廣場當了十年傳教士。他曾任支聯會會長，總會主日學會長，和地區代表。

無論納爾遜長老有多少重大的事情要辦，他第一件關注的事是他的家庭。有一次，一位替一份國內的雜誌採訪的作家，表示有興趣一看這位醫生的不尋常的家庭照片——九個女兒和一個兒子。納爾遜醫生說：「我們相信今生的主要目的是要鞏固家庭。在教會和社區服務，不斷接受教育及職業上的努力，都是為家庭提供發展的機會。」

作家為之愕然：「可是較早時，



你會說你和你的妻子時常努力遵守經文，『先尋求神的國。』（馬太福音6：33）而現在你卻說家庭是第一位！」

「那作家以為可難倒我了。於是我就重複長久以來所定下的目標次序。『我不能尋求神的國，除非我首先愛護和尊重祂給我的家庭。我不能尊重家庭，除非我首先愛護和關心我的妻子！』」

他感謝丹素支持他不斷求學的意願，在最貧苦的時候，也毫無怨言，是「家庭的核心」。

納爾遜姊妹亦堅持他才是家庭的支柱：「他使我感到在他的生命裏，我是最重要的。他從不讓孩子對我不敬或駁咀。他常說：『媽媽是家裏的皇后，她要怎樣，就是怎樣。』我時常都得到他這樣支持我。」

每星期四納爾遜姊妹都可以做她喜歡做的事。星期四早上，她到末世聖徒醫院做義工。從一九六七年起，她參加鹽湖城合唱團，每星期四晚練歌。「過往，羅素都安排他的時間表，好使該晚他能留在家裏，與孩子們在一起。」

有一次，李海樂會長問納爾遜姊妹，作為一個大忙人的妻子，有甚麼感受。她的答案是：「當他在家時，他就在家。」李會長後來還多次引用她這個答案。

「在家時，他將全副精神都放在我們身上，」納爾遜姊妹說，「他情願不看電視，而幫忙準備食物，洗碗，輔導孩子們做功課，睡前給他們講故事。我們經常可以享受單獨在一起的時間。」

她現在的角色有所改變嗎？「可以肯定的是：感覺上是有所改變——從他習醫的工作上，完全轉移到教會的工作上，」她回答，「但我的角色仍是支持他。我感到很榮幸能夠成為他的伴侶，及與他分享這一切。」

孩子們亦有同感。這些年來，他們從不懷疑父親對他們的愛。他們都覺得自己是父親最喜愛的孩子。女兒愛美麗說：「我從不覺得爸爸是個大忙人。我們有很多時間在一起。」

雖然納爾遜長老的時間表非常緊密，他仍撥出時間與每一個孩子，建立長久的關係。他驛馬頻頻，但每次都帶同一個家庭成員與他同行，有時是納爾遜姊妹，有時是其中一個孩子。也許有人認為這是浪費，但他卻認為這是一項聰明的投資。

「在這些旅程中，我有機會聽取他們的困難和野心，」納爾遜長老說，「又或者祇是一起聊天，互相交流意見和經驗。」

納爾遜家的孩子都習慣有規律的生活：早上六時三十分閱讀經文；家庭禱告是在早上六時四十五分，每頓飯前和晚上十時；加上每星期的家庭晚會。孩子都秉承了雙親對音樂的鍾愛，更喜歡一起唱歌。多年來，家裏總是充滿了鋼琴，小提琴，吉他，手風琴，和簫的音韻。

公眾假期和年假是他們渴望的日子。在冬天，他們去滑雪。（套用納爾遜長老的話：「滑雪是我最鍾愛的運動。」）而在夏天就去滑水，游泳，和打網球；每一年，總選上一天去騎馬。納爾遜長老說：「我很珍惜與每一個小孩一起騎馬的回憶。我將鼻子埋在那個小孩子頭髮裏，以手圍攬着她或他。孩子總以為那是為了安全理由。其實那時我是緊捉着能夠與每一個孩子單獨一起的珍貴時刻。每一次，我都作一個感謝的禱告，感謝天父給我這美妙的特權，可作這孩子之父，我知道每一個都是特別的靈。」

誠然，納爾遜長老認為他們每一個孩子都是一個祝福。一九七二年，他們的第十個孩子出世，也是他們的第一個兒子。早在十七年前，有一晚，納爾遜姊妹有一個經驗——「那不

單祇是一個夢」——使她相信總有一天她會有一個兒子。多年來，有多次經驗加強她這個信念。一九七二年，一個晚上她的丈夫亦有一個經驗，「使他知道這次丹素懷的是一個男的，就是這些年來向她顯現的那個。」小羅素出生後，父親打電話回家報喜，女兒們相繼歡呼起來。

現在家裏地方多了出來，八個女兒都出嫁了，祇有十八歲的瑪佐莉和十二歲的小羅素還留在家。結了婚的計有：瑪莎（麥基斯太太），雲地（麥諾文太太），歌莉亞（伊李察太太），百蓮達（莫李察太太），施維亞（韋大衛太太），愛美麗（韋百利太太），蘿莉（馬李察太太），路莎莉（凌米高太太）。孫兒一共是二十二個。

另一樣可以想像到的事，就是這家庭總有辦法互相聯繫。他們每月一次的納爾遜新聞報導家庭的重要事件，及由家庭成員執筆的文章。每月一家人吃一頓晚飯，及慶祝該月的生日和週年紀念。他們還準備了一個蛋糕，寫上受慶祝的人的名字，納爾遜長老拍了照片，分發給不在場而要接受慶賀的家人。

幾個女兒出嫁後，納爾遜長老將一個房改為書房。「那是我妻子的主意，她堅持要我有這個特權。」這房間放滿了攝影工具，一座用作科學研究的電腦，一座文字處理系統，一個「豐富的圖書館」，放滿教會和科學書籍。他每天早上都留一小時給自己。「我比他們都早起。有自己閱讀經文和禱告的時間，餘下約半小時的時間，在風琴前彈奏詩歌和巴克的作品。每天早上踏出家門，腦子都充滿着美好的事物——經文和悅耳的音樂。這比我知道的任何開始一日的方法都好。」

納爾遜長老所作的個人準備，繁多的教會和家庭經驗，和他職業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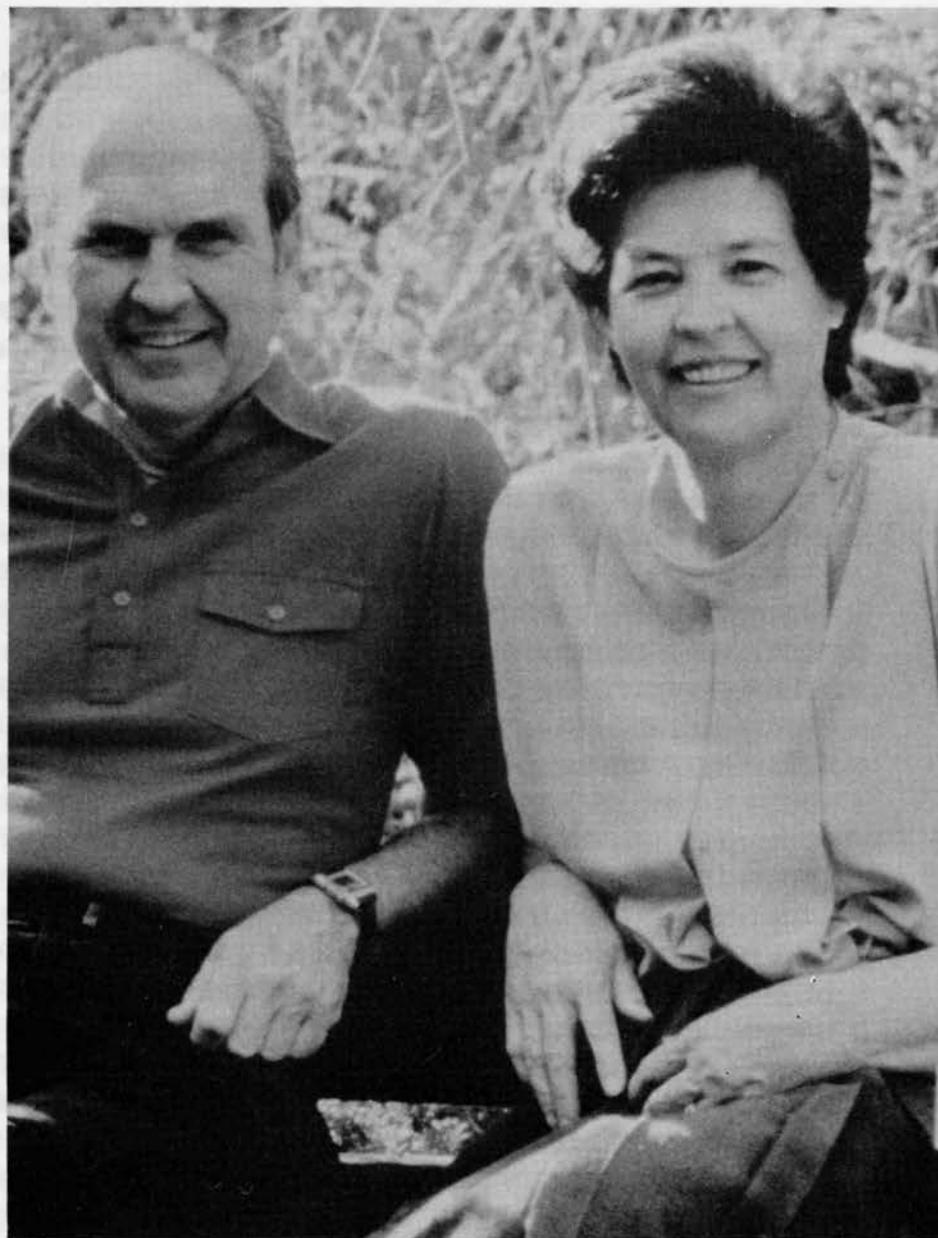
經驗，不斷加強他的見證。由於一生都鑽研醫學之法典，他是以一個科學家，同時是一個信徒，的眼光來看自己的信仰：「我認為一位外科醫生是處於一個很獨特的地位，來瞭解神其中最偉大的創作——人的身體。人身體的每部份都能加強我的信仰。

但他的新召喚給他多加了一個層面：「我對神及祂的兒子，耶穌基督，都有一份深切和不移的信心。我要做的工作，是世上最重要的事工：是包羅萬有，充滿挑戰，是最完全的。我一定要全力以赴，因我要對這管家職務負責。」

「接着的一股偉大的說服力是摩門經，基督的另一證人。除了先知斯密約瑟對摩門經的解釋外，便沒有任何其他的解釋。」

納爾遜羅素長老會以他作為一位外科手術醫生時相同的專心致意，相同的能力和熱忱，在十二使徒議會作出貢獻。 ■

今日的納爾遜長老和納爾遜姊妹。



瓶子裏的榮譽

斯密克力

誰會想到從一個瓶子可學到一個寶貴的教訓？我可沒有想到，直至一個值得懷念的春天。那次春天對我來說是很特別，因為如一切依計畫進行，我會達到一個我已付出三年努力的目標——我的美國榮譽童軍獎章。

得到這獎項是件令人快慰的事，而更加高興的是我可以與我最好的朋友，一起獲得該獎。我們自小青梅竹馬，情如兄弟，接受的童軍訓練亦沒有兩樣。我們差不多同時從TENDERFOOT晉升，都渴望完成目標，進入同一個高級榮譽團。

祇有一件事會令我們為難的——我們要經過高級榮譽團理事會的審核。有兩個或三個從我們的童軍地區選出來的領袖，會個別的接見我們。這些人評估我們對這榮譽等級，一般的童軍計畫，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高級榮譽服務計畫態度。這服務計畫是對社區的額外工作，也是攀至最高榮譽，這難得的獎項的過程中，最後的一個要求。為要保證審核理事會會接納我的計畫，我曾把計畫給幾位童軍地區領袖過目，他們都認為可行。

終於，盼望已久的一晚來到了，我和我的朋友都要面對各審核理事。在接待室等候時，好像永遠也輪不到我。腦子裏祇想着我為了這個獎章，費了多少氣力。一瞬間，我吃盡苦頭

的成果，便會揭曉——不是成功就是失敗。

最後，等了像永恒一樣久的十分鐘，我被召了。未幾，我的朋友也被召到隔壁的房間。談了幾分鐘，理事會我關於服務計畫的事情。我們將之詳細討論；然後，他們叫我出房外等。現在的心情比剛才等待接見的心情，有過之而無不及！

走廊寂靜的壓力被接見室開門的聲音打破。我和我的父母及童軍領袖都被邀請進房間。理事會的領袖開始讚揚我能達到此童軍的最高榮譽。那些說話很中聽，但我心裏總想到他會說「但是……」或者「可是……」。想不到這惡夢竟成真。稱讚了幾分鐘之後，理事會的領袖說：「可是，我們認為你的服務計畫，未夠貫徹使你可得到一個高級榮譽獎章。」我有生以來從沒感到如此受辱。我完全洩了氣，也聽不到他們接着說的是甚麼。我完全沒有感覺，腦子裏一片空白。雖然我並非容易衝動的人，但是我記得，步過那個於較早時在那裏焦急等候的接待室時，我在眾候選人的面前哭起來了。我還記得與我一起努力了三年的好朋友，毫無困難地通過了審核。下次高級榮譽獎章團頒獎時，他會得到獎章——而我卻沒有。沮喪與屈辱之情，難以言喻。我一直以為是

踏向高級獎章的一小步，垂手可得的一小步卻原來就是使我不能達到目的的一大步。我能夠從這不可克服的失敗中復原嗎？家父對此有甚麼話說，當然有。

幾天後，家父問我想不想與他駕車兜風去。那時想不到有更好的事情做，我決定「去吧」。其實我也不知道將會上那兒去，但不久便揭盅了。接近那製瓶子的工場時，很奇怪，我知道那裏便是我們的目的地。進入該大廈時，我們從製瓶的第一個步驟開始。家父指出一大袋用來做玻璃的沙。看着大滴大滴白熱的玻璃液體掉下製瓶的模型裏，使我們着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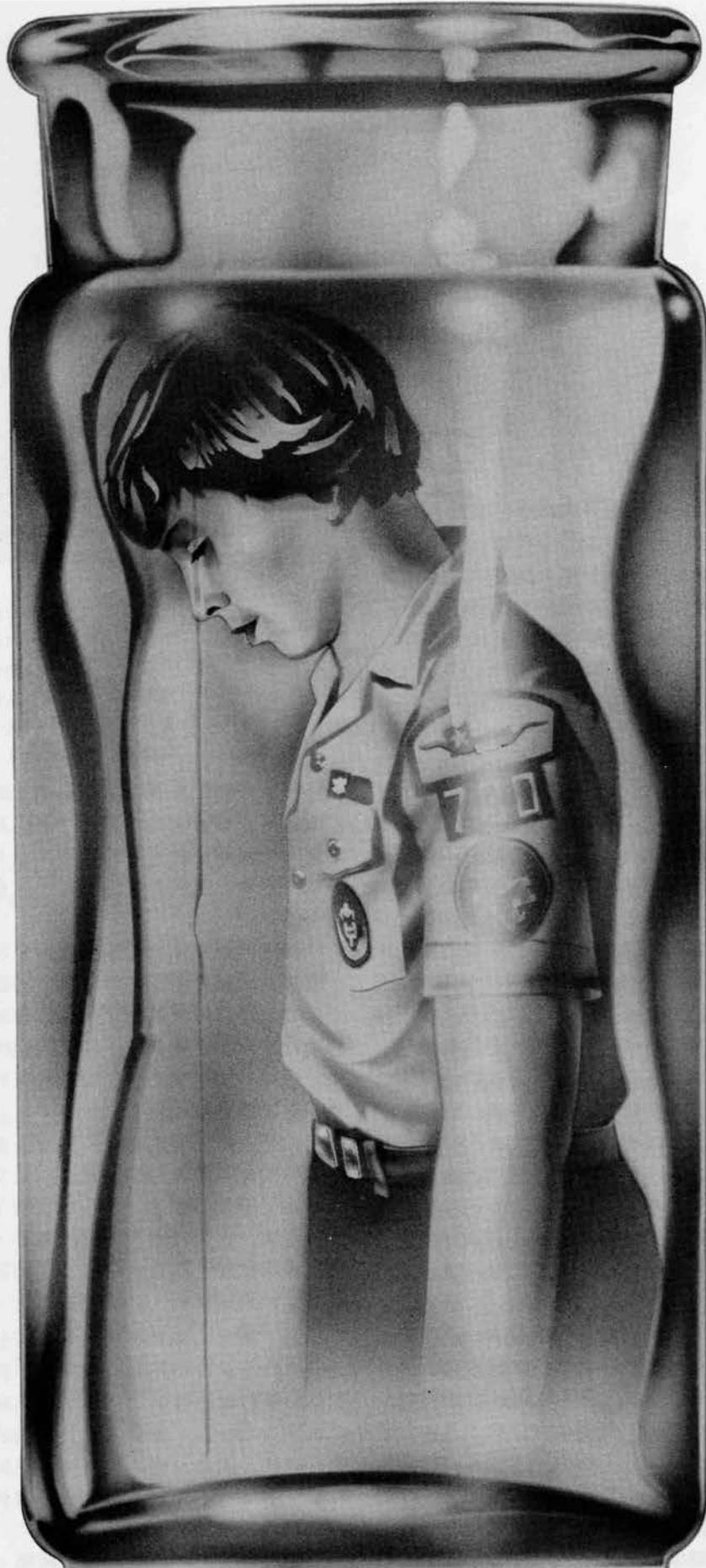
家父帶我看完整個製做過程，解釋將瓶子製造為製成品機器的各部份擔任甚麼工作。在差不多最後的階段，家父指出一件負責的機器。韌煅是將壓力加諸玻璃瓶子上，看看瓶子是否堅硬「可讓公眾使用」。在壓力之下，很多瓶子都破了。家父還說我可以拿一個被棄置的瓶子回家，紀念此行。我還記得心裏想着：「父親，這參觀是很具趣味性。但是否要我一生都要帶著一個瓶子，來作紀念呢？」

我那裏曉得日後這瓶子有這麼重大的意義！回程時，家父對我說：「克力，幾天前，你經驗過的童軍榮譽審核，就像你接受的韌煅過程。像瓶

子一樣，你受着巨大的額外壓力。你可決定從這經驗中，得着甚麼教訓。或許，你會一蹶不振，不然，就忍着這教訓，日後再來一次。如果你再來一次的話，你不單能趕上你的朋友，還可在日後的生命裏趕過他。因為你已付出超越的努力，排除這附加的困難。」

家父說完後，我謝過他。心裏實在感謝他的一番教導，減輕了我的痛苦。但直至幾年後，我才完全理解那次經驗的意義。我發覺父親非常特別。他不單祇願意花時間，與我一起參觀製瓶子工場，而且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個創新意念。在相同的情況下，有些父親可能會說：「孩子，這次真不夠運氣的，還以為你會得着。」或者會說：「好吧。我想你最好再試一次。啊，我要走了，要趕赴一個約會。」

我在製瓶子工場學到的教訓，以前和現在也是一樣珍貴。也因如此，我繼續爭取榮譽獎章，而那個被棄置的瓶子則成為我最寶貝的物件。但是，最寶貴的還是家父給我的教訓，他見到自己兒子有困難，便想盡法子幫他解決。而且是個全新的、不尋常的方法用來教導我，非常有效。九年以來，我記憶猶新。祇希望我將來有孩子的時候，也能跟隨父親的榜樣，抽出時間完成當做的事。 ■



空 難

亞非力克斯提反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驚醒。我們的小型雙引擎飛機因被強烈的氣流衝擊而震動。晴朗的晚空變得陰霾密佈。我望向機司麥克，他神情凝重，正在調整控制開關和檢查飛行儀器。雖然我的飛行經驗有限，但引擎有節奏的聲音變得很不協調，這使我甚為不安。我知道情形十分不妙，再看看麥克，就更肯定我的恐懼。

麥克用無線電機通知鹽湖城雷達中心，告知數個側口的連結管出了問題，和不能攀升。我默不作聲，當時，我並不緊張，也不讓我的腦子想到我們正在危險重重。麥克再與鹽湖城雷達中心通話：「我相信內燃機中的汽化器正在結冰。我們像石塊一樣下墮。」

我感到我的腎上腺素一湧而出。我是否仍在睡覺？我目瞪口呆。但是飛機的震盪，和看着高度計的指標一直下降，不久便使我確信不是在做夢。

該晚較早時候，麥克和我離開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飛回猶他州的鹽湖城。我們此行曾到亞里桑那州的鳳凰城公幹。當飛機攀升至四千五百

公尺後，我便閉目養神，腦海中想着把本週的公事辦完是多開心，而能夠給我太太嘉玲一個意外的驚喜又是多愜意，她本以為我在星期五早上才會回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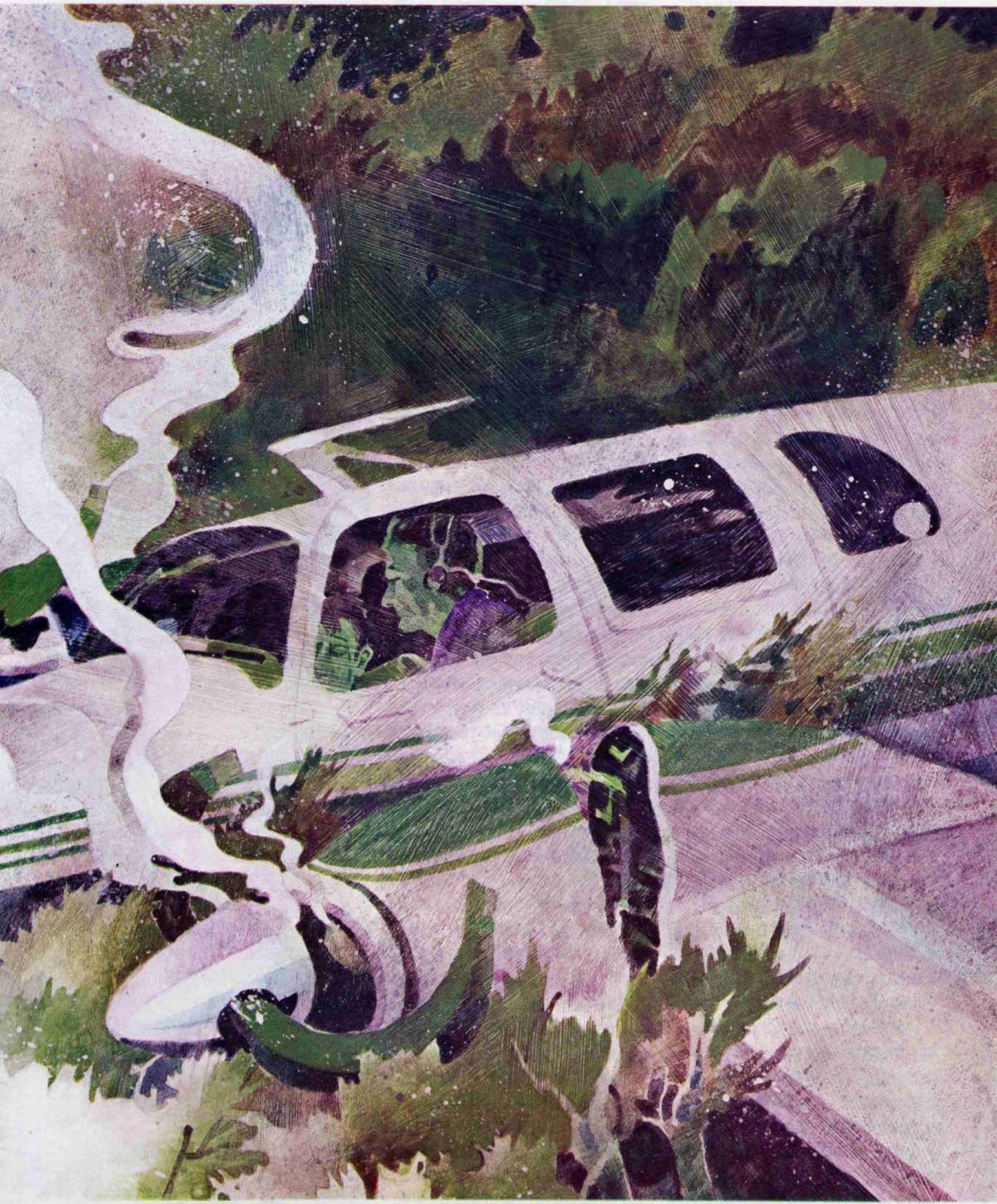
麥克與我時常一起飛行。他是一位摯友，也是一位熟練和謹慎的機師。我悠然自得，享受這次回鹽湖城的飛行旅程。畫破長空，晚上晴空的美，映在眼簾。望着神所創造的天和地，更覺與祂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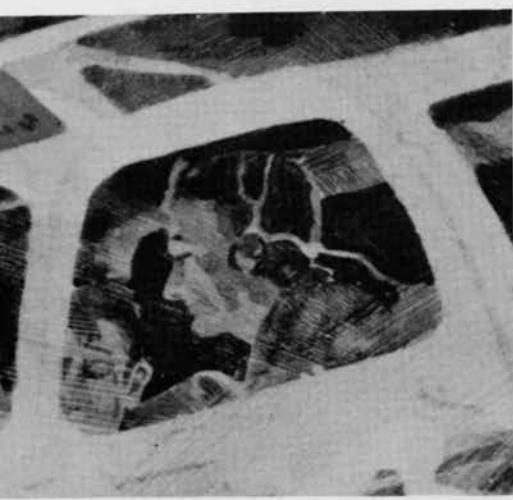
我時常奇怪神怎可顧及祂這許許多的創作。祂怎可以聽祂所有兒女的祈禱，還要照顧每一個人的需要？想到這裏，加上機器有韻律的鳴音，使我慚愧欲睡。現在我已睡意全消望着麥克與飛機掙扎，心裏非常焦急。

過了一會，我們不會在一處安全的地方降落這點變得愈來愈明顯，我們正向着形勢險峻的山巒掉下去。到處祇是漆黑一片，聽到的祇是飛機的警告訊號，因為飛機的飛行速度已低於安全水平。一種無望的感覺籠罩着我，簡直無法形容。

忽然，冷酷的事實如當頭棒喝：







大自然的律法，如萬有引力和氣體動力都是不偏待人的。這些元素不理會甚麼是公平，或者麥克和我死了，我們的家人和所關心的人，會有劇烈的改變。我問麥克有沒有絲毫機會可到達鹽湖城。他說：「沒有，我們現正俯衝下去。」還說我們不會感到甚麼，死亡祇是一瞬之事。

我時常奇怪人當死亡是無可避免的時候，人們有甚麼想法。是否一生的回憶都閃過眼前，或者，慌作一團。

我祇想到家人，八個孩子的臉孔一一呈現眼前——七個俊秀的兒子，一個女兒。這怎可以發生的呢？他們需要父親；我需要他們。我想到我那絕不懷疑的妻子，她會很堅強，但心裏會異常沉痛。我為她和她會感到的寂寞而難過；我想到我那有天使般品格的母親，和體會到她的悲傷，又看到父親正在安慰衆人。我猶記得我感到驚奇和詫異，因為我不曾為自己而恐懼和驚慌，而是為那些在生的人難過。我記起還未達到的目標，及還未實現的諾言。所有這些思想和回憶都濃縮在幾秒鐘的時間裏，而這幾秒就好像停頓在那裏，讓我回憶。

望著麥克，觀察到他緊張和高度集中精神的樣子。他說：「斯提反，做個祈禱。」我一直都在祈禱，但當他叫我祈禱時，我猛然醒悟到，他所受的飛行訓練和經驗，都不能拯救我們。他將責任交到我身上，要我懇求從天而來的權力；他明白到唯一能控制我們命運的就是主。麥克祇是祂手

中的工具。

我再祈禱，比以前更集中，更懇切地祈禱。我知道祇有神能給我生命。我深感要運用聖職的權力；因此，在祈禱裏，我藉聖職的權力，命令飛機保持完整和保護我們。這樣的勇氣，就是我自己也感驚奇，但我有一種平安的感覺。我知道此時必需運用堅強的信心。我們從沒有感到驚恐，祇是一種安慰的感覺圍繞着我們。

祈禱後，望出窗外，仍是甚麼也看不見。此時，引擎的聲音越發難聽。我們正以驚人的速度墮下；警告訊號不斷地響。

我們最後一次與鹽湖城雷達塔通話，告知他們我們的位置和高度；回覆是我們遠低過該地區的安全水平，山峯都在我們之上。

麥古問我是否害怕，我告訴他我祇為嘉玲和孩子難過。他對他的家庭，也有同感。我們互相感謝對方的友誼。然後，祇是等着。

我望出窗外，想從黑暗中看地面。從機翼尾的閃燈見到翼尾與一座險峻的山祇距離數米，此時機身偏向左面。麥克將機翼平衡，我再望時，見到地面，我們的速度如此迅速，令我吃驚。此時我們離地祇有幾米。

接着的我記得是一些聲音，和飛機碰到地面的衝力。猛烈的彈力將我拋向前，我的前額碰到一些東西，但我的神智仍清醒，也沒感到痛楚。我們在黑暗中滑行，就像縛着眼睛在一座陌生的房子裏，摸索前進，隨時會摔倒或碰着牆壁。

我們一直滑行。還要滑行多久才撞到一塊石，一棵樹或一座山？我預料再會有一次衝擊，但沒有。反之，飛機停了下來，週圍雅雀無聲。

我們知道要立刻爬出機倉，唯恐飛機會爆炸。我們打開倉門，爬進漆黑中，遠離飛機。此時才知道我受了傷，由於前額的傷口，我失了很多血，幸而我還活着！我知道主保守了我們。

麥克沒有受傷。他立刻替我敷理傷口。我可以感覺到血從頭上湧出，而且痛楚，但這痛楚使我的心安定下來。感謝天父，保存了我們的生命。

看看週圍的形勢，麥克知道要求救，因為我視野模糊，他恐怕是內出血。要是真的話，時間就非常迫切了。檢驗過飛機沒有漏氣油，及沒有火警危險後，他扶我返回機內，給我蓋上毛氈和一個睡袋。

我不知失血多少，麥克不在時更不敢入睡。我將手錶調整至每十五分鐘響一次，使我保持清醒。我記得公事包裏有我的日記和一幅五寸乘七寸的家庭照片。我找到公事包，打開後，找到日記，我抖擻精神看着家人的照片；每十五分鐘便寫一些東西在日記裏。麥克在晚上十一時三十分離開我，整晚更是為他擔憂，為他的安全祈禱。

大概凌晨三時，我隱約聽到飛機引擎聲，但直至凌晨五時搜尋的飛機才飛近殘骸，看到我的閃燈訊號。機師將機翼傾斜，表示已看到我的燈號。麥克一定是找到救援，這次可得救了。

四小時後，救援人員和直昇機才找到出事地點。他們沒有聽過或見過麥克此人。事實上，他在早上十一時才到達一高速公路，被人送去醫院。我們在那裏來一個大團圓。麥克整晚攀山和跑步，希望可找到援手，而且又不知我的情況如何。這正是真誠的兄弟情誼和勇氣。

有人說我們幸運，那是百萬份之一的機會。但我確實知道這並非幸運，是天父救了我們。

我一直問為甚麼祂會施以援手。很多人都在相似的情況下死去。他們一定有祈禱，想生存下去。為甚麼祂如此偏愛我們？那晚在飛機殘骸內我整晚就是思考此問題。我感到一種寧靜的保證，我們的生命是由一股比我們都強大的力量所量度。麥克和我的使命還沒有完——我們還未能死。被救前的十多小時裏，我一直感謝神，和答應會好好利用此生。首先，造福我的家人，然後，祂差我到那裏，就造福那裏的人。■

亞非力克斯提反是猶他州山地支聯會高級咨議，市場調查顧問，八個孩子的父親。



紐約州克謨拉山鳥瞰。圖左是克謨拉山紀念碑，建於一樹叢中。樹的右面是教會的訪客中心，位於山腳一公路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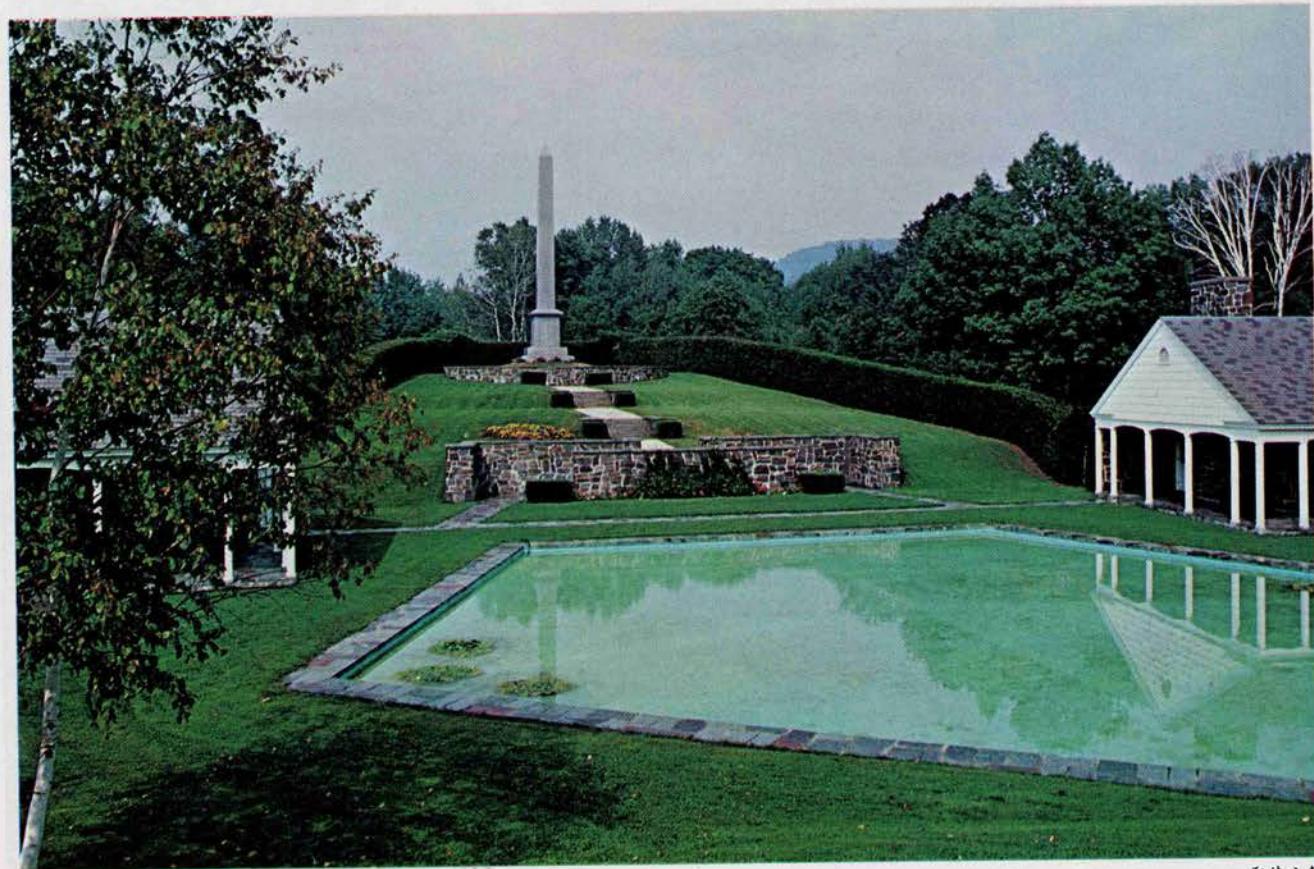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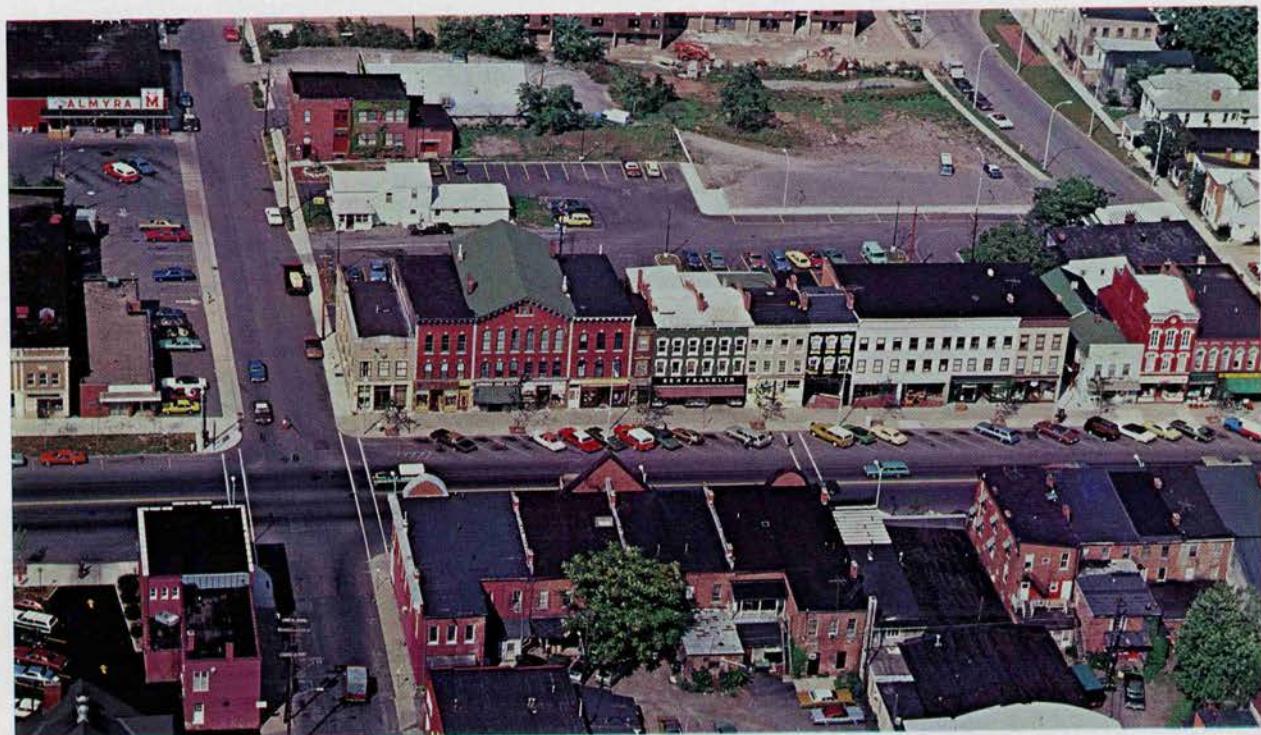
今日面貌

讓攝影機帶你遊覽教會歷史聖地

由這期開始，聖徒之聲刊登一連串以照片為文的連載，展示教會歷史聖地今日之面貌。我們將到教會的成長與發展的重點地方，參觀聖徒曾居住的地方，先知約瑟曾到過，演講過和死亡的地方。本期將到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威爾滿州和俄亥俄州的特別地方。接着的幾期，我們的攝影機跟隨聖徒遷移時的腳步，經過密蘇里州，依利諾州，越過平原，到達鹽湖谷。今期之攝影由克拉克積德和小樂山那朗展負責。



上圖：紐約州拋邁拉的主要街道。第一版摩門經在圖中白房子內刊印。這座有十二個白框窗門的建築物，是三樓，是葛蘭亭意伯印刷儀器。印刷摩門經的手動印刷機現為教會擁有。下圖：威爾滿州莎朗的斯密約瑟紀念地。訪客中心和傳教士宿舍之間一個小塘的倒影。



下圖：賓夕法尼亞州哈茂耐郊區鳥瞰。先知和愛瑪曾住在這裏，大部份摩門經都在這裏繙譯，十五章教義和聖約也在這裏獲得。他們那時的家在右面路旁灰色的停車處左側。左上圖：現代複制老彼得惠特茂在紐約塞尼卡郡菲也特的家。一八三〇年四月六日，教會於該處組成。右上圖：約瑟和愛瑪幼子的墓碑，鑲在一花崗石裏。他們九個子女中，有五個在嬰孩時期死去。



上圖：現時傳教士住在俄亥俄州嘉德蘭惠特耐紐外的雜貨店裏。此屋建於一八二三年，先知和他的家人住在這裏一年多。約瑟在此後園砍木時，第一次見到楊百翰。下圖：這是屬於老斯密約瑟和他的妻子斯密麥克露茜的可愛的房子，他們在俄亥俄州嘉德蘭的晚年居所。一些原來的精巧木工製品仍很完整。





左：俄亥俄州嘉德蘭惠特耐紐外的雜貨店二樓。左面的門是通往斯密家庭居住的地方，和約瑟作繙譯的房間。一直向前是先知學校，在那裏見到很多偉大的靈性事情，包括救主的顯現。下圖：俄亥俄州海蘭詹森約翰的家。約瑟和愛瑪曾住在這裏，先知在這裏繙譯聖經。先知就是從這房子被暴徒拉走，施以暴力。後頁：從東面望向嘉德蘭聖殿。





聖徒之聲

我的探訪鄰居

基路百朗妮



我 想告訴你一個關於愛的故事。我並非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的教友，但我認為你教會的女士都是我的姊妹。使我有這感覺的理由是杜莉娜和史蘿蓮兩位。

幾年前，我與外子搬到猶他州的福敏敦不久，這兩位姊妹來探訪我們的家。要是沒有記錯的話，她們一口氣講了以下的一番話：

「嗨！我們是蘿蓮和莉娜，是末世聖徒教會的探訪教師，也是你的鄰居。我們想每月探訪你——帶或不帶給你們一個靈性訊息，隨你喜歡——但我們都希望可以探訪你們，確知你們一切安好。」

一九八五年二月份

直至那時，摩門教徒探訪我的經驗都不好的。年輕的我，性情急躁，總覺他們很呆板，喜歡驅使人，以前來過的，我從不邀請他們再來第二次。

此時，忽然有兩個末世聖徒女士真正反映着溫暖，愛心，關懷和肯接受我們。任何人也看得出她們是真誠的。我完全不明白，為何她們要關心我和我的家庭？

很明顯，蘿蓮和莉娜是出自真心的，因為她們竟然再來。我想着她們一定會淡下來。我的時間緊密，而且難以預料，很難找到我在家。但她們努力，表現得完全接受我，使我盼望她們來探訪我。

莉娜和蘿蓮開始來探訪我時，我是一個熱愛杯中物的人，完全不曉得身罹此疾。在那漫長的掙扎戒酒的數月中，她們與我，及為我祈禱；最後，開始復完。她們對我這件事守口如瓶。

對於我酗酒、抽煙、使人反感的語言、開罪她們的意見，她們都不與置評，或下判語。她們以那一定是從神而來的無比愛心，使我克服對摩門教徒的狹窄觀念。在這大部份是摩門教徒的地區，我開始覺得是一位已被接受的一員。現在，我有鄰居，也有朋友，她們是我的探訪教師。

要是蘿蓮和莉娜的第一次探訪，或其後的任何探訪，沒有真誠的態度，我可以向你保證不會再接納任何人的探訪。但我從沒感到她們來訪，祇是盡了責任。

我的探訪教師，莉娜和蘿蓮來探訪已多年了，酗酒一事亦已是多年前的事了。但我會時常記得她們曾幫助我康復，是我的朋友。

她們從沒有論斷我，咒詛我，更沒有在閒聊時講出我的事。她們會尊重我的請求，不給我靈性訊息，接受我是別間教會的教友，而且頗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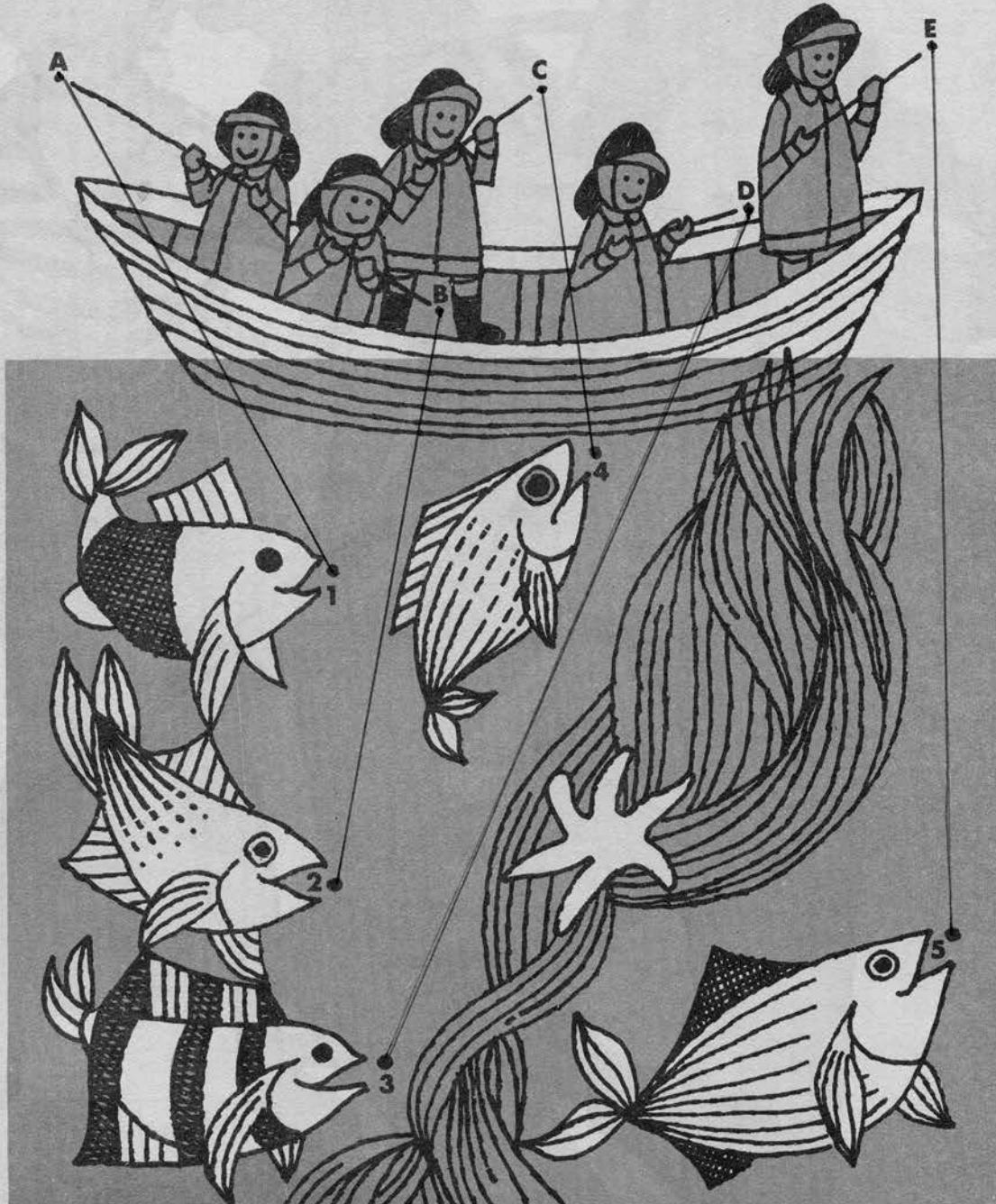
她們祇是愛我和接受我。

從蘿蓮和莉娜身上，我學習到容忍。更高興我能除掉在見到別人的最初三十秒，便論斷人的習慣。

因此，雖然我拒絕她們正式的探訪訊息，藉她們的榜樣，我學習到更高級的教訓：愛心，忍耐和接受他人 ■

基路百朗妮，自由作家，四個孩子的母親，是猶他戒酒基金會的公共關係主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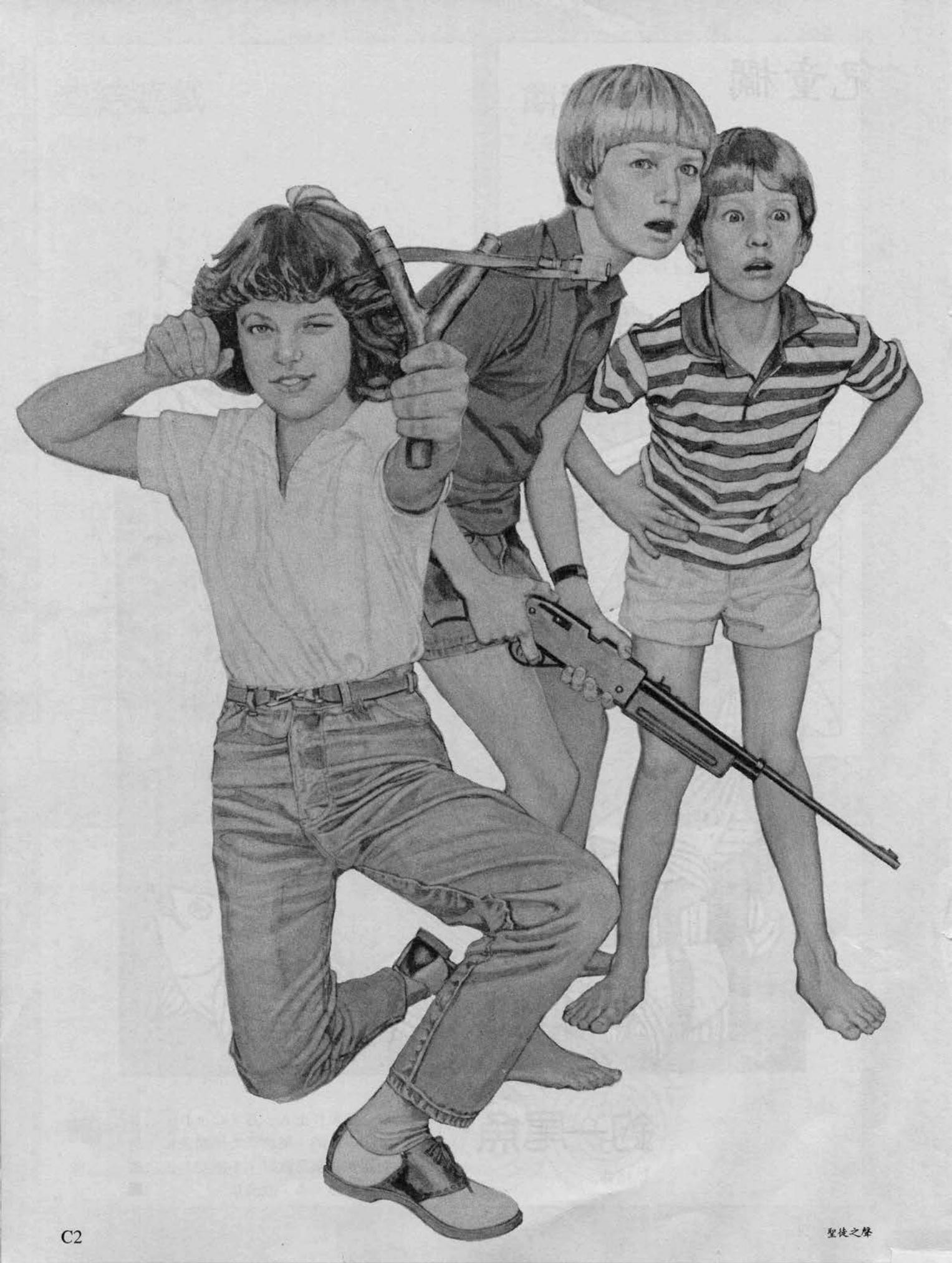
兒童欄



釣一尾魚

狄格倫

把魚杆上A，B，C，D，E各點和最近的一尾魚前的黑點連接。所有連線必須為直線，不能交越或接觸其它線段，魚，或海草。



獵人

謝華阿爾瑪

與 妹妹珍娜莉建這木房子時，我們決定要建一間獵人式的房子。我們在楓樹和西洋杉樹叢生的山上建築；那木房子不是像先驅者建的那種，但非常適合我們。我們找到一塊大石後，用樹枝靠着大石，用麻布袋蓋着兩邊，我們可以出入自如，坐在裏面，不為人知曉。

我們建這房子是想捕捉一頭美洲豹。我們知道山上有美洲豹，因為我們的鄰居布兄弟捉過一頭。他將豹皮放在家裏，說是地氈，但從不讓人在上面走過。

自見過那塊舊美洲豹皮後，我很想自己有一塊，珍娜莉說會幫我。爸爸給我做了一個最精緻的投石器，還有我的氣槍。我比任何人都射得準確，唔，珍娜莉可比我好一點點。但她從不表現出來。

妹妹射得很直，球類活動又得了得，跑得比我和我的朋友都快。既然沒有兄弟與我一起玩，有珍娜莉這樣的妹妹也算稱心了。

一天早上，珍娜莉與我帶着氣槍，投石器，小刀和斧頭，向我們的小房子進發，捉美洲豹去。

「我們真的可以捉到美洲豹嗎，約拿單？」珍娜莉一面喘氣一面問。

我說：「布兄弟捉過。他可以，我們也可以。」

「養一隻美洲豹做寵物也不錯呀！」

！」

「寵物？那不是用來做寵物的。」我叫着。「那是要來做地氈的，像布兄弟的一樣。」

「做地氈？不能走在上面的地氈，用來幹嘛？用作寵物不是更好玩嗎！」

我往上望一眼，氣着說：「誰聽過將美洲豹當作寵物的？不過，獵豹之前，還是先練習捕捉小動物。」

我們爬進小房子裏，休息了一會兒，吃一點媽媽給我們的麥片餅。

「我們先獵些甚麼？」珍娜莉一面問，一面從餅裏把葡萄乾挑出來，掉在地上。她不喜歡葡萄乾在任何食物裏。

我啃着餅說：「我們後面的楓樹有很多喜鵲。也許我們先試試牠們。」

此時聽到我的朋友亞祖的聲音：「嗨，約拿單，你在裏面嗎？」有時他做完家務便會上來。

亞祖伸進頭來，裂嘴而笑：「你們幹甚麼呀？」

珍娜莉告訴他：「我們在打獵呢！要來玩嗎？」

「好呀。我還帶了投石器來呢！」

我將氣槍交給珍娜莉說：「你拿着這個，我和亞祖去拾石子給我們的投石器。」

我和亞祖把我們的袋子放滿石子。我們可以聽到那些老雀兒在互相啁啾。我們開始潛入矮樹叢中好使能突如其來地捉着這些老雀兒。

「這裏有一隻，」珍娜莉低聲說：「牠不是很漂亮嗎？牠有這般美麗的長尾巴和閃亮着的黑色羽毛。」

亞祖說：「好，約拿單，讓我們殺了牠。」

「殺了牠！」珍娜莉大叫，跳起來並嚇走了喜鵲。「為甚麼你們要殺死牠？牠沒有做錯任何事啊！」

「看你做了些甚麼！」亞祖怒叫。

「你到底以為我們怎樣？」我問。

「這就是獵人的工作——獵殺雀鳥，美洲豹及其他。」

「哼，笨蛋，」珍娜莉激動地叉着腰說：「一隻死鵠有甚麼用處？」

「活的喜鵲又有甚麼用處？」亞祖問：「我爹說牠們毫無用處。」

「唔，我以為牠們很漂亮。這已經是不殺牠們的好理由。況且，我的兒童會教師說先知叫我們不要射小雀鳥。」

「啊！」亞祖望着我，咕噥道：「你為甚麼要帶她來？」

「不是他帶我來，」珍娜莉說：「是他帶你來。」

「約拿單，女孩子對打獵一竅不通。或者她需要返回木屋裏好使她不會受傷。」

我先望望珍娜莉，然後望亞祖，再望地下。「珍娜莉或許是對的，」我說：「我們未必要殺喜鵲。這裏還有其他東西。」

「連你都這樣說！」亞祖怪叫：「我不要和女孩子一起打獵。女孩子不能打獵。」

地上有一個空罐頭。我拿起它，把它放在一根斷樹榦上。「退後幾步，」我叫亞祖和珍娜莉這樣做。他們退後了。「好，現在不如看看誰能把鐵罐從樹榦上擊下。」

亞祖笑了。「她甚至連皮毛也沾不到。」於是把他石子放在投石器上，大力向後拉，咬着舌頭，瞄準，隨即發射。射得很接近，但沒有射中。

「看你有沒有這般準。」亞祖挑戰珍娜莉。

珍娜莉沒有說甚麼。她拿起投石器，仔細張望直至找到一塊圓滑的石子，然後走到亞祖先前站的地方。她把石子塞進投石器的皮袋中，拉後，瞄準，發射。石子狠狠擊中鐵罐並把它清脆地掉在地上。

「幸運的一擊，」亞祖咕噥地說，臉卻紅了。

「那末，不如再試一次。」我說。於是他們再試。實際上，他們再試了三次。珍娜莉沒有一次失手。亞祖試第二次時射到鐵罐，但沒有把它掉在地上。

「你要試試氣槍嗎？」我問。

亞祖瞪着我搖頭。「我想她可以留下。」他喃喃地說：「但我們還是去打獵吧。在這裏只會浪費時間。」

於是我們開始穿過樹林，就在快要走出一杉樹叢時，我們窺探到一隻臭鼬。有三隻小臭鼬在牠身後。我曾

經見過臭鼬，但不是一窩的。我和亞祖拿起投石器。

「我們要射那一隻？」亞祖輕聲問。

「大的一隻如何？」我輕聲回答，並開始裝我的投石器。

「大的一隻？」珍娜莉緊張起來，抓着我的肩膀：「這是媽咪啊！」

「難道你要我們殺其中一隻小的不成？」我問，一面撥開她在我肩膀上的手。

「我不許你殺死牠們任何一隻。」

「為甚麼？」

亞祖埋怨道：「噢，我明白——她認為牠們漂亮啊！」

我望望珍娜莉。她又叉起她的腰。我再望望臭鼬。其中一對正在野草堆嬉戲。牠們的確很漂亮。

「如果我們不殺一些東西又怎能叫做打獵？」亞祖問道。

珍娜莉說：「我們可以觀察牠們，這樣更加有趣喇。」

於是我們坐在來欣賞臭鼬一陣子。我沒有告訴珍娜莉，但觀看這些小臭鼬跟着牠們的母親在草堆中嬉戲確實很有趣。最後牠們輕輕走開，而我則慶幸沒有傷害牠們。

我說：「我們返回木屋子吧！我還有兩塊麥片餅。我們可以一面分餅吃一面計畫下一步打獵行動。」

亞祖埋怨道：「我們如果要真真正正打獵，最好留下你妹妹。」

最後我們都走回木屋去。當我們剛在門外時，看見一隻松鼠從另一邊出口爬出。看來牠已吃了珍娜莉由餅中挑出來的葡萄乾。

「讓我們擒着牠，」亞祖說。他望望珍娜莉，忽地嘆道：「噢，可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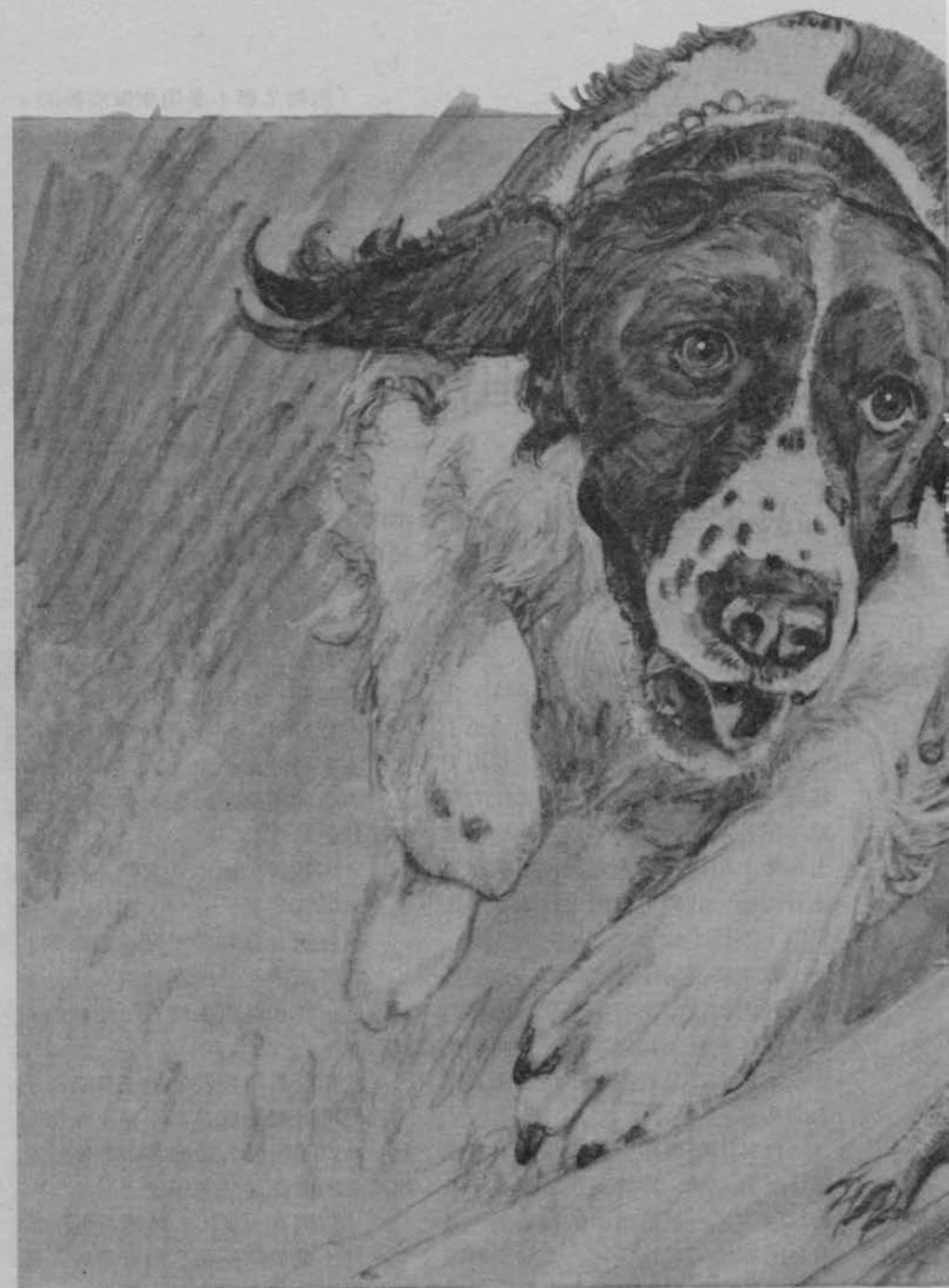
原來那隻松鼠已經走到一堆石頭上，正用後腳站着看我們。

「看你嚇走牠了，」珍娜莉指着亞祖說。

「是嗎？反正你不會讓我們殺死牠。」他說。

「當然不會，誰會傷害一隻小松鼠？」

亞祖對我說：「牠仍然坐在那裏，我在這裏可以射中牠。」



我望着珍娜莉。「我們要怎樣做？」我問。

「給我一塊餅。」

我遞了給她。她把餅弄碎，放在幾米外的石上。然後她說：「讓我們走回樹叢中觀看吧。」

亞祖有怨言，但仍然跟着我們。雖然我們還未到叢林裏，但那松鼠已走到石頭前吃那些餅屑。牠好像要塞爆肚子般拼命吃着。

忽然亞諾兄弟的獵犬索奇出現，撲向松鼠。幸好小松鼠及時避開，發

足奔向石堆，而索奇則窮追不捨。

我只是袖手旁觀，但珍娜莉並不。她搶過我的投石器及一塊石頭，立即瞄準，發射。石頭打中了索奇後背。牠嘶叫一聲，立即沒命的逃跑。

「沒有笨狗可以傷害我們的小動物！」珍娜莉大叫。

亞祖悲嘆：「看我們是甚麼獵人！我們不能射小鳥、臭鼬、或者松鼠。當一隻好獵狗出現時，我們還要趕走牠。我真是從未聽見過這種獵人。」

「是的，我們不是普通獵人。」



珍娜莉一面說，一面交回投石器給我。

我問：「我們是那種獵人？」

珍娜莉想了一會兒。然後說：「我們要保存這些動物。我們要保護牠們。我們要像警察一般，確保沒有任何人或東西會傷害牠們。我們還會帶

食物給牠們。我們就是這種獵人。」

亞祖皺起眉頭。他從未聽過這個新主意。最後 he 說：「如果我們是警察，誰會是隊長？」

「誰可以保護小動物和小鳥並適當地對待牠們的就是了。」珍娜莉告訴他。

亞祖拿起一塊石頭擲向杉樹叢。

「我可以做到。」

「那麼你就是我們保護行動的隊長。」珍娜莉對他說，嘴角掛着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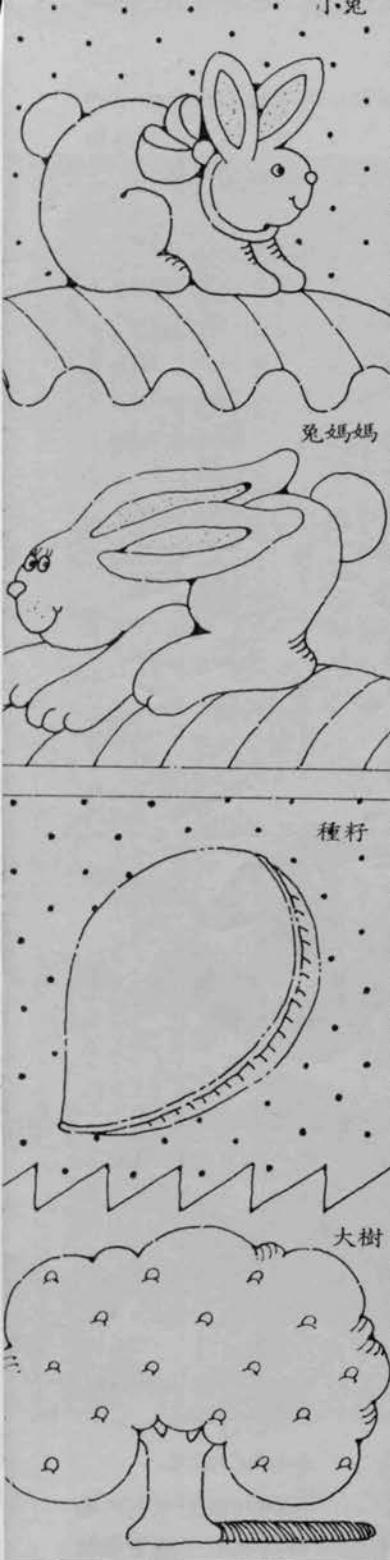
「真的？」我和珍娜莉點頭，於

是 he 說：「好。你倆回家去拿一些麵包碎，而我會從媽媽處取一些生菜及其他東西。盡快回到這裏集合。我們不能讓這地方空着不受保護太久。索奇可能會回來的。」

「那麼我們的美洲豹？」我問。

珍娜莉笑着說：「唔，如果牠守規矩，我們也讓牠參與。我們甚至可能為牠找到一塊鮮肉呢！」

當我們踏步下山時，心想我真慶幸有一個珍娜莉這樣好的妹妹。她就像一個小弟弟一般好。 ■



我們長大後必像父母

當孝敬父母（馬太福音19：19）

葛雷恩柏



當你愈長大，你便會愈來愈像你的父母。或者你會有和你母親一樣顏色的頭髮。你又可能會像你父親一般高。

在我們要做的事和做事的方法上，我們會不斷地愈變愈像我們的雙親。當我們做他們教導的正義事情時，我們尊敬我們的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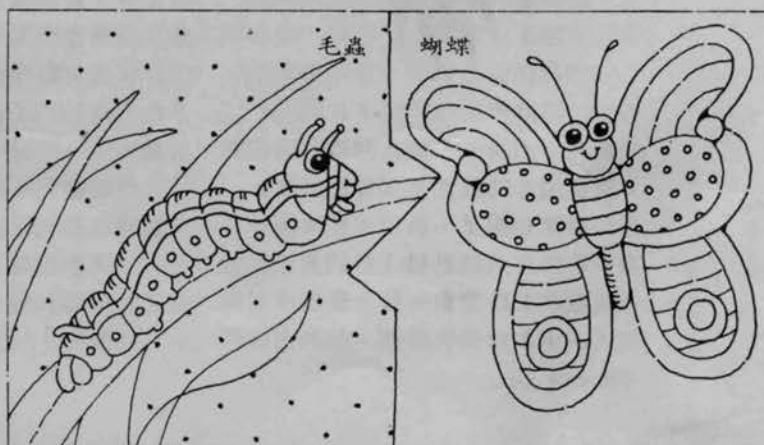
還有一個人，我們長大後必像他。在聖經中我們讀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創世記1：27）。我們除了外表像在天上的父外，在所做的事上亦可愈來愈像祂。看着這一頁中的砌圖。如你所見，每一塊小片都只有一塊相對的小片。小白兔長老變大白兔——牠們不會變成大青蛙！蘋果的種子決不會長成一株松樹，它只會變成一株蘋果樹。 ■

指示

1. 在空白的拼圖上畫出自己的模樣和希望變成的樣子。
2. 在圖畫上塗上顏色，剪開所有的拼圖圖片。
3. 一邊閱讀詩句，一邊做手謠。
4. 在家人家庭晚會中，以拼圖教導他們如何作手謠。

分享時間提議：

1. 製造大塊的拼圖。派發給孩子們，讓他們拼合。
2. 閱讀「成長」，同時加上手謠。
3. 製造另一套拼圖，讓他們帶返家中塗上顏色。
4. 詢問年長的孩子們，他們培養了甚麼和父母相似的特質（幽默感，忍耐，才幹，細心和不自私等）。再討論如要成為天父一樣，我們應該培養甚麼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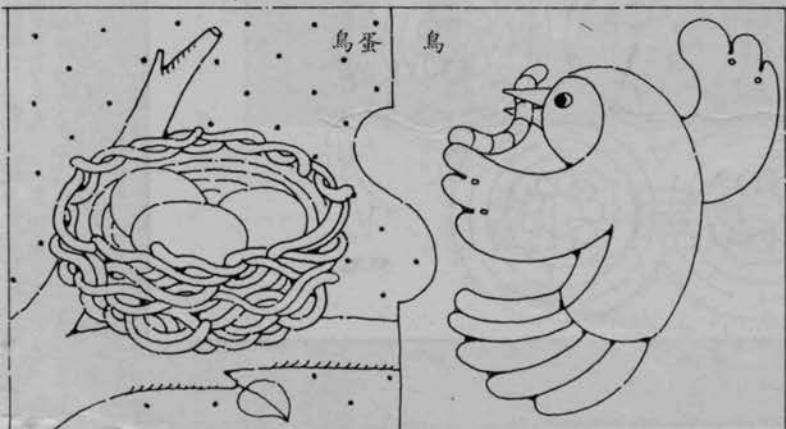




成長



小小的種籽，可以長成
併起姆指和食指
枝葉茂盛的蘋果樹。
高舉手臂作樹枝
這寶寶有一個古怪
皺皺鼻子
長成白兔的習慣。
舉起兩隻手指（耳朵），另一隻手作
擺動
你看過小蝌蚪嗎？
手作游泳狀
長成會是蛙媽媽。
左手作蓮葉，右手跳上蓮葉
排排坐的小孩子呢？
雙手手指向上
他們會不會長大呢？
展開雙臂
當然會，還是按照
舉起食指
一個形像而長成，和祂相像。
舉起右臂
神的兒女生活在信心中
點頭稱是
可以長成天父一樣
抱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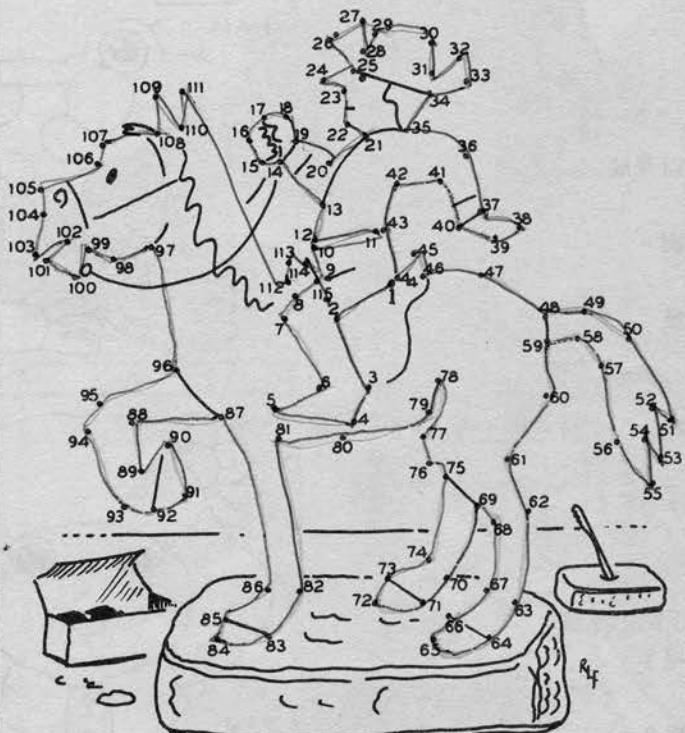


(現在的你) (將來的你)



連結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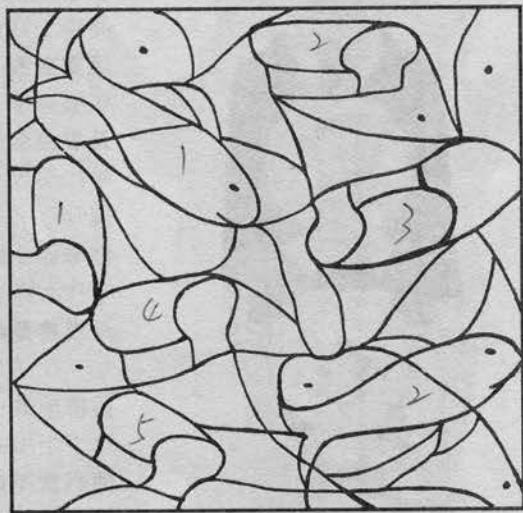
法羅羅拔地



餅和魚

史東

有一次耶穌只用了五個餅，兩條魚便使一大羣人吃飽，並且有十二籃子的餅和魚剩下。試從這圖中找出五餅二魚，並把它們填上顏色。



團團轉

非高倫

